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龙共舞/迷迪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10

(花雨. 第4辑/珠雅主编)

ISBN 7-5387-1588-6

I. 与... II. 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181 号

花 雨 (第四辑)

主 编: 珠 雅

◎作 者: 迷 迪 等

策 划: 珠 雅

责任编辑: 张秀枫

装帧设计: 杨 丹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联系电话: 0431-5638648

邮政编码: 130021

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64

印 张: 144 字数 48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5387-1588-6/1·1522

定 价: (全 48 册) 216 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 任何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
加以侵害, 一经查获, 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梦影青踪(枫红)

主角:水中青，明月

内容提要:一时的善心救了一个恩将仇报的恶人。

看着师兄被他打落悬崖，

她发誓一定要他血债血偿，

但是他的作为却叫她难以捉摸。

真的杀了他,她才知道，

不知何时已遗落了一颗心——

他的世界是一片血腥的黑暗，

但是幼小的她却成了他惟一的阳光，

他发誓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守护这缕阳光。

为了她的心愿，

他会把自己的生命双手奉上……

楔子

“砰”的一声，一条人影飞撞到墙上，又弹回来，重重地落到地面上。血雾从他的嘴里直喷出来，染红了白袍。

“明月 究竟在哪里？”说话的人穿着一身血色的长袍，阴冷的脸，阴冷的语调，说明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碎了。”淡淡地回应，全不受恶劣处境的影响。他知道自己已经在劫难逃，庆幸的是，自己的一双小儿女能逃脱魔掌。

“你以为他们能逃得掉么？”阴森的声音打碎他的梦想，“影子是我最得意的弟子，他们逃不掉的。”

崎岖山路上，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在拼命地奔逃。

“哎呀！”一声惨呼，小女孩跌倒在地上。

“怎么样？”蓝衫少年停下脚步，低下头关心地询问。

“我走不动了，师兄。”女孩的眼中有着泪光，“你的脚程快，你自己逃吧。”

“说什么傻话。”少年轻斥一声，弯下腰准备抱着她走。突然，一道极淡的清风掠过，一只苍白的手似是凭空出现，一把将小女孩拎走。

“放开她！”少年厉喝一声，出手攻向手的主人。手的主人——一名年纪比蓝衫少年还小的白衣少年轻轻一

闪，避过了突袭。

“放开我！”小女孩同时大叫，小手小脚向抓住她的人攻去。白衣少年丝毫不将二人的攻击放在眼里，一手拎着小女孩，一手与人对招，丝毫不落下风。小女孩情急之下，张开小嘴，向少年的手臂上咬去，少年竟似完全没有知觉地任由她将自己的手臂咬得鲜血淋漓，只是加快了另一手的进攻。浓浓的血腥味充斥口中，小女孩不由自主地放开嘴抬起头，却看到使她毕生含恨的一幕——白衣少年凌厉的一掌，将师兄击落悬崖。

一切发生在刹那之间，惨呼声回响在深谷中，小女孩呆住了，她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竟然真的下毒手杀死了自己的师兄。

“你杀了他！”再开口，女孩的声音竟然出奇的平静，她的眼睛直直地盯视着面前的人，缓缓地说，“或者我该说是我杀了他，因为如果当初我没有救下你，今天，他就不会死。”她大大的眼睛里写满了恨意，“我恨你，如果有机会，我会不顾一切地杀了你，所以，为绝后患，我劝你还是赶快杀了我。”

少年的眼睛直视着前方，没有看向她，他的一只手轻轻地拍在女孩的胸膛上，一道血箭由女孩口中喷出，她的小身子瘫软下来，带着恨意的大眼缓缓地合上。

视线缓缓地收回，小小的脸上已不见昔日的阳光。少年轻柔地抱住少女的小身躯，迅速地点了她的几个穴道之后，将她放在草地上，他伸出食指又迟疑着缩回，

眼中闪过一丝痛楚。将一颗小药丸塞在女孩口中，他站起身，凝视着那张稚气的小脸，许久之后，才转过身，没入林间。

他没有回头，他知道，他生命中仅有的一缕阳光已经消失，从此以后，他的生命中只剩下了无尽的黑暗。

01

深山的小村中，只有几户人家，在冷风呼啸的夜晚，大多数的人都已经睡了，但村头的一家还亮着微弱的灯光。

简陋的茅屋土炕，病弱的老妇和满面愁容的丈夫在以松脂点燃的火光中相对无言，惟有声声叹息。

一阵狂风吹起，屋门猛地打开，火光熄灭了，屋子里一片漆黑。就在这时，一抹黑衣人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茅屋门口，背着月光，说不出的阴森可怖。

“谁？”

老人在恐惧中强作镇定地询问。

“请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们的。”黑衣人影回话了，语气冷淡，倒确似并无恶意。门在他的身后关上，“点上灯。”

老人哆哆嗦嗦地点燃了松脂，火光下，映出来客的形貌。那是一个年未弱冠的俊秀少年，身材很高，但显得比较单薄；他的怀中，抱着一个更小的女孩，女孩昏睡着，粉绿色的衣衫前襟上染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大片血迹。

血迹让两位老人更加恐惧，他们缩在床角，看着那年纪虽不大，但全身散发着骇人的冷意的少年。

少年并不看他们，他径自走到屋中惟一完好的椅子前坐下，调整了一下坐姿，使怀中的女孩躺得更舒服，然后才抬起头来，冷冽的目光望向那一对老夫妻：“姓什么？”

老夫妻愣了愣，对望一下，确定他是在问他们，老者战战兢兢地回答：“小老儿姓胡，这是内人。”

“有儿女么？”

两人一同摇了摇头。少年道：“胡大娘身上有病吧。”

胡老点点头，道：“内人病了快半个月了，家里穷，请不起大夫，只能这样拖着。”

少年道：“你扶她过来，我看看。”

两人对望，迟疑了一下。少年却不催，只是低下头，看着怀中女孩的脸色。

抱着试试看的心思，胡老终于扶老妻下床，走到少年面前。

少年把了她的脉，道：“她的病，我治得。”

胡老一听，喜出望外，忙道：“请公子救一救她。”

少年道：“我可以救她，还可以给你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但是，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否则……”他的手在旁边的桌角上一抓，在张开手时，细碎的木屑从他的掌中簌簌落下。

水中青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胸口间微微的刺痛提醒她那恐怖的夜晚并不是梦。

“这是什么地方？我没有死么？”她转动着眼睛，打量着自己所在的这间屋子。屋子并不大，墙壁是雪白的，靠窗放着一张梳妆台，屋子中央放着一张小巧的桌子，四个小小的锦凳。水中青正睡着的床上，挂着粉紫色的床幔，整个房间的布置显得小巧而典雅，简直就像她从前的房间一样。

想到从前的房间，水中青又想起了那个噩梦一样的夜晚。

“爹爹怎样了？”

水中青的心中升起一阵慌乱，急忙就想爬起来。但是，伤后虚弱的身子让她刚刚支起手臂，就乏力地摔倒在床上。摔倒的震动牵动了她胸前的伤痛，一时间让没有防备的她不由得发出一声痛呼。

房门一响，一个苍老的声音带着几分惊喜传来：“你醒了，哎呀，怎么了？”一双粗糙的手扶住了水中青，让她慢慢地躺回床上。

出现在水中青面前的，是一张慈祥的老妇人的脸，略微苍白的脸色显示她的大病初愈，但是，年纪尚小的水中青无暇顾及，只是急于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何处：“这是哪里，我爹呢？”

老妇怜惜地抚着她细嫩的脸颊，道：“安静下来听我说，好不好？”见水中青乖巧地点头，老妇缓缓说道，“你

现在在我的家里，我的夫家姓胡，你可以叫我胡大娘，叫我的老头子胡老爹。我们有个儿子在城里的镖局中做事，前些天他出门走镖带了回来。他说是在山路边捡到你的，当时你受了重伤，他请了好几个大夫，才勉强保住了你的命。他打听过，有人认出你是山上一个村子里郎中的女儿，但是那个郎中家里遭到了土匪的抢劫，所有的人都死了，不知道你是怎么逃出去的。我儿子去时，邻居已经帮忙将郎中一家下葬了。我儿子见你可怜，不想让你无依无靠地留在那里，你的伤又重，需要好好的将养，就将你带了回来。刚好他常年不在家，我们二老无人陪伴，救了你给我们做伴也好，你觉得怎样？”

水中青的泪不断地滴下。她知道，那些邻居是不问世事的平凡人家，只能将这一场惨祸解释为土匪打劫。所幸爹爹没有暴尸荒郊，能让她稍稍地安慰，但是，师兄却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她又想起了“他”，若不是自己瞎了眼救了他，又无知地将家传的明月送给他，也不会引来这场家破人亡的惨祸。现在，上天让她活了下来，就是给她机会。她知道，这将是她最后一次流泪，从今后，无忧无虑、天真活泼的水中青已经死了，现在的她，活着的惟一目的就是报仇，她会用血煞门主和“他”的血洗清她所犯下的过错。

胡大娘同情地看着这个哭泣的小女孩，心中溢满了怜惜。她一生无子，晚年还会有这样乖巧的孩子相伴，不管是什么原因使她来到她的身旁，她都会好好地疼爱

她。

看着水中青哭泣渐歇，胡大娘为她擦了擦泪水，柔声道：“快别哭了，以后就留在大娘的身边，大娘会像你的亲娘一样疼你的。对了，孩子，告诉大娘，你叫什么名字？”

水中青怔了一下，低低地道：“我叫青青。”

“青青”是她的乳名，目前，她不能让别人知道她的真名。因为明月 的另一半已随着师兄沉落谷底，没有得到明月 的血煞门不会善罢甘休。如果自己用了真名，不但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也会连累了这对善良的老人和还未谋面的救命恩人，因此，她将“水中青”这个名字深埋在心底。

总有一天，她会重新做回“水中青”。

胡大娘看着沉默的水中青，她知道这个孩子有心事，但是，她什么也不能问。

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胡大娘忽然合掌道：“啊，看我差点忘了，”她站起身，走到梳妆台前，拉开下面的小柜门，捧出了一叠厚厚的册子，交到水中青手上，“这个也是我儿子带回来的。他说这是在你爹的书房中找到的，早已包好了包袱，写明是要给你的。”

水中青接过那叠册子，一眼就认出了父亲的手迹。这些是爹爹数十年来积累的武功图谱和医家心得，原是说好了要在她满十岁的生日时亲手交给她的，但是，现在物还周全，人已不在。

水中青的心中一阵凄楚，但是，泪却似已流干。她紧紧地抱住父亲的遗物，暗暗在心中发誓，一定要为父亲报仇。

窗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在悄悄地注视着屋内的一切。在见到水中青坚决的表情后，那双眼睛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瞬间又归于冷漠。

他转身，悄悄地离去。

又起风了，这一场雪想必会很大。无论多么大的风雪，多么冷的严寒，都已不能让他感觉到寒冷了，因为他的心底早已冰封。

她曾是他晦暗生命中惟一的一缕阳光，但他们终究是擦肩而过，再见时，必然兵戎相向。而这，又何尝不是他企盼的解脱。

他知道，他会为这企盼做些什么。

“没用的东西。”

阴冷的语声中，血色的衣袖一扬，黑衣的身影重重地跌了出去。

这是一间极大的厅堂，没有窗，墙上的壁灯发出暗淡的火光，映着一层层血色的帷幔，使厅堂更显得阴森可怖。七八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如石像一般站在两侧，他们的中间是一身红衣的血煞门主，即使看到朝夕相处的大师兄谢九幽的惨状，他们的脸上表情也不曾变过。

血煞门主阴森的目光在一众弟子的脸上逐一掠过，

似乎是对众弟子的表现很满意，他的目光又转回到谢九幽的脸上，眼中杀气渐浓。

谢九幽闭上眼睛。他知道师父动了杀机时，只有一个人能改变他的心意，只可惜那个人此时不在门中。事实上，即使他在门中，他也绝不会管别人的闲事。血煞门下虽以无情为立身之本，然而能真正全无感情的，怕是只有影子了。

血煞门主的血掌再次扬起，血腥的气息充斥着整个厅堂。

一道白色的身影在此时飘进了厅堂，轻飘飘的，几乎没有一丝声响。

影子看也不看倒在地上的人，径直越过他，走到血煞门主的座前单膝跪下。

血煞门主收回手，看向自己的得意弟子：“你回来了，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影子不说话，只是将一柄装饰精美的短剑平举到血煞门主的面前。短剑上镶嵌的宝石在昏暗的灯火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剑锋如一泓秋水。

“好，好，影子，你不愧是我最为得意的弟子。”阴恻恻的欢笑声响起，血煞门主伸出一只手，将影子拉起。眼光移转，凌厉地瞪视谢九幽，“可是这个没用的东西，让他去找那个臭小子的尸首，拿回明月，他居然说找不到。”

“山崖下面是深潭。”影子的声音平板无一丝起伏，

“明月是宝物，必会再出世。”

“哦？”血煞门主望向影子，“就不知道它再出世时，我是不是还有机会。”

他转向谢九幽：“今天就饶你一命。从今天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上的信息，如果再错失良机，就不会再有今天这样的幸运了。”他站起身，走进内堂。

厅堂中，只剩下了影子和谢九幽。影子向门外走去，在走过谢九幽身边时，一个淡紫色的玉瓶从他的掌心落在谢九幽的面前。

谢九幽惊讶地抬头，只看见影子冷漠的背影。

三年后

临窗而坐，水中青在黑暗中看着对面厢房中的灯光。

这三年来，她的日子过得十分平静。她拜了胡老爹夫妇为义父母，在义父义母的百般呵护下成长。胡老爹夫妇对她近于溺爱，即使在这小村中，他们也允许她上私塾识字读书。她的天分适合学医，又拥有医道圣手的父亲留下的医学手札，此刻的她，医术上的造诣已经堪称国手，欠缺的只是经验而已。

但是，她并不为此而骄傲。三年来，她一刻也没有忘记爹爹和师兄的仇恨。每一天，她都在两老睡下后，独自到村外的树林里练功。三年的时间，她已经将父亲留下的武功图谱全部练完。但是，她知道这还远远不够，她的武功非但不是血煞门主的手对手，只怕连影子的衣角

都摸不着。

对面的灯光熄了。水中青侧耳细听，小村沉入了睡梦中，静静的，没有了声息。水中青悄悄走到窗边，推开窗子，一跃而出。当她长身立在房脊上时，眼前突地一花，面前忽然多了一个人。

水中青一惊，下意识地退后一步，冷不防踩在一块松动的瓦片上，脚底一滑，险些掉下去。待她挣扎着站稳时，抬头再望，眼前的人影已经不见了。

惊惧在水中青的心底泛开。毕竟，她只是一个刚满十三岁的女孩，虽有一身武功，但却缺乏实际的临敌经验。现在，只从这个人影的神出鬼没，她就已知道，这个人的武功高出自己太多，这样的情况，让她怎能不惊惧。但是，想到义父义母，水中青咬咬下唇，掠向一向练功的树林。

一路上，水中青明显地感觉到有人在跟着她，但她数次回头，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水中青的身影在林中穿行。这片树林的深处，有一条小河，水中青是向这条河而去的。河已在望，水中青加快速度，向前冲去。

忽然，一条人影出现在她的面前。水中青大惊，脚下却已收不住势，笔直地撞向那人。那人将身子轻轻一闪，一把拉住水中青的衣领，竟将水中青整个人提在了空中。水中青急中应变，双肘向后撞去，撞是撞到了，但是，水中青却觉得自己是撞上了一团棉花，软绵绵的

毫不受力，而她的身子也被那人抛起，竟是平稳地落在地上。

水中青一落地立即转身，看向那人。月光下，只见那人身材颀长，穿一身黑色的长袍，脸上戴着一张平板的木制面具，面具下只露出一双清冷的眼睛，而他的头发是全白的，一头白发在月光下闪着微弱的银光。

月夜林中，见到这样一个人，本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但是水中青原有的惊惧却忽然消失了，只觉得站在面前的人衣袂飘飘，恍如神仙，有说不出的潇洒。

“你是谁？”水中青问。

“你的武功基础很好，但是缺乏临敌经验，也没有严格的训练。”那人答非所问，不过水中青感觉得到，他对自己并没有恶意。

水中青的眼睛亮了起来：“你的武功这样好，收我做徒弟好吗？”

“我不能收你为徒。”看着水中青瞬间转为暗淡的神色，他继续道：“不过你确是可造之才，我可以教你武功。”

水中青又兴奋起来：“那我该叫你什么？”

“称呼什么并不重要，但是我要你遵守我的规矩。我不会在别人面前出现，你也不许探询我的身份来历，你能答应吗？”

“好！”水中青重重地点一点头。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每夜还到这里来吧。”

看着水中青的脚步远去，那个神秘人轻轻地摘下了

脸上的面具。面具下，是一张清俊的少年人的脸，虽然十八岁的他已经比三年前成熟很多，但是，如果水中青正在他面前，她一定可以一眼认出这个答应教她武功的人正是三年之前害得她家破人亡的仇人之一——影子。

影子望着那远去的背影，直到人影消失，他还是痴痴地望着。

她长大了，十三岁的纤弱身子已经拔高，举止之间也已经有了少女的风韵。她依然相貌平凡，但是她身上那种特殊的温暖气息仍然那样吸引着他，令他犹如扑火的飞蛾，明知最后的结局是化为一缕青烟，却仍是义无反顾地展翅向前。想象着化为青烟的那一刻，影子的眼中掠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温柔。

有谁知道飞蛾扑火的感受，那烧灼的痛楚何尝不是一种灼热的幸福。

02

一丝轻微的声响惊动了影子，他的身形蓦地一展，飘向左侧的草丛，与此同时，一柄雪亮的长剑已经出鞘，霎时之间，林中弥漫着浓重的杀气。

草丛中两道人影一掠而起，在影子落地的同时，站在他面前的三丈之处，面向着他。

“影子师弟好雅兴啊。”其中的一人阴阴地开口，“在这里豢养了一个小姑娘。”

“怪不得师弟的任务接得这样勤，原来是为了借机探佳人的。”

影子握剑的手青筋暴露。

“哼！这要是让师父知道了，你的小佳人可就惨了。”轻佻阴冷的声音似乎是有意挑起他的怒火。

“不错嘛，血煞门的第一杀手实在是够风光的，只知道这样的事你敢不敢让师父知道。”

“他一定很想杀了我们灭口，只可惜，第一杀手的功夫再强，也敌不过两个同门师兄弟联手。”

“你们想怎样？”影子的声音依旧是波澜不起。

两人对望一眼：“简单，只要你放弃第一杀手的名号，从此不回血煞门。”

“若我不依呢？”

“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除非你想死，哈哈……哈……”笑声未了，发笑人的咽喉已经被切断。“你们发现了她，我不可能让你们活着离开。”冷淡如故，影子垂下剑尖，让最后一滴血随剑尖滑下。

两个血煞门徒的尸体仍然立着，双眼暴睁，不敢置信地看着影子。血煞门徒中，影子的武功最高，这是他们早已知道的，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影子的武功已经高到这样的地步。与影子同出一师的他们，竟然连亮出兵刃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一滴血滑下剑尖，影子的剑一扬，忽然飞身又起，这一次他落下时，剑已抵在一人的咽喉间。

谢九幽仿佛没有感觉到冰冷的剑峰就在他的喉间，月光下，他看着影子清俊的脸：“她就是你的理由吗？”

他缓缓道，“她就是水家的那个女孩吧。”

影子的手微微一动，一丝血线从谢九幽的颈上滑落。

谢九幽似乎没有感觉到冰冷的剑峰就在他的颈项上，只是说下去：“你变了。”

影子仍然不言不动，仿佛是一尊雕像。

谢九幽忽然叹了口气，轻轻地拨开影子的剑：“放手吧，你是她的仇人，你们总有一天要刀剑相向。”

“你知不知道我都做了什么？”影子忽然说。

谢九幽道：“你在教她武功。”

“不止。”影子说，“她的一切生活所需都是我给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到林家做工的原因。她是个善良的女孩，她拥有我从未有过的干净气息和阳光的味道，所以我不要她用的任何东西沾上血腥的气息。”

谢九幽惊疑地看向影子，若不是他太熟悉他，他会以为站在面前的不是那个血煞门的第一杀手。认识影子几乎一辈子，这是影子说话最多的一次，而他的声音中，竟蕴含一丝丝不易察觉的温柔。谢九幽的心沉了下去。

一直以来，影子是所有师兄弟中感情最淡薄的一个，也正因此，他才会是血煞门中武功最好的一个弟子。但是，他现在动了情，动情的对象却是一个最不该动情的人。

“你喜欢她！”他相信影子喜欢那个小女孩，也许是因为太喜欢了，他几乎看见影子最后的命运。

“她是我一生中仅有的阳光。”影子的眼神飘向水中

青离去的方向。

“你该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他可以预见影子的结局，但是仍然试图改变，“你可以给她找个好人家收养，让她做一个没有烦恼的平凡人。”

“她想报仇，非常想。而杀手的最终命运，就是死亡，死在谁的手里并不重要。既然我的一生注定要生活在黑暗中，那么，由她来结束这黑暗不是也很好么？”

他转过身，离开前，向谢九幽抛下一句：“别试图动她，你一定不想让我揭穿你的秘密。”

“如果不是知道我的秘密，你也会杀了我，是吗？”

没有人回答他，影子已经走了，但是他知道，答案是肯定的。

谢九幽又一次叹息，为影子也为自己。

一个人如果注定要做一名杀手，那么他最好选择无情。如果他很不幸地已经有情，那么，死在心爱的人手上，该是杀手的最好的结局吧。

从这一天起，水中青每夜仍然到林中练功，不同的是，现在有一位神秘的高手在指点她。他们并不是常常见面的，他常常会离开很多天。只要他在，他就会认真地指点水中青的功夫，即使他不在，他也会留下武功图谱让水中清自己练习。

一教一学，不知不觉间，水中青已经长成亭亭少女。她虽然不美丽，但是，她的沉静常常会吸引很多人的目

光。

这些年来，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她的义父义母相继去世，极少回家的义兄也渐渐失去了消息。她凭藉着自己的一身医术维持着生活，仍然没有间断练功。

这一天，水中青和以往一样，在二更时分到了树林中，林中空寂无人，水中青有些惊异。以往，他从未失约过，每一次，当她来到时，他总是已经在林中等她。几年来，水中青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他不多话，但水中青却总是可以在很细小的方面看出他对自己的关心。对于水中青来说，他就像是自己的亲人一样。

一道剑光从背后无声地袭向水中青。水中青感觉到了，迅捷地一扭身，避开身后的攻击，同时抽出了腰间的软剑，迅速地反击过去。

偷袭她的是一个从头到脚一身黑衣的人，全身上下只露出了一双眼睛。此人的剑势十分凌厉。水中青学武以来，除了小时候曾经同师兄比划过，就是这几年来和那个神秘的“他”喂招，可以说她的临敌的经验几乎没有，此时骤遇强敌，竟会感到几分兴奋，不由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全力应付。一时之间，两个人周身似被一团银光罩住，打得难解难分。

渐渐的，水中青感到了那人剑式中沉重的压力。她已经将内力全数提起，但那人却似应付得很轻松，水中青的面色渐渐沉重，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武功弱于对方。

激战中，水中青忽见对方脚步沉重，灵光一闪，知道对方必不善于轻功，心中一喜，当即施展出一套轻灵迅疾的剑法。只见一团银光裹住了她轻盈的身子上下翻飞，让人眼花缭乱。对手似乎被她的剑法眩惑了目光，竟露出了一个老大的破绽，水中青抓住时机，剑尖斜挑，直取对方肋下。

突然，那人沉滞的身影陡地一轻，竟以极其怪异的角度在间不容发之际巧妙地避开了她的剑峰，飘了开去。水中青一下子愣住了，那人用的身法，正是自己所学的招式。水中青恍然大悟，快乐地叫道：“原来是你。”

那人站定了身子，一把拉下头巾，果然是暗地教她武功的神秘人。

影子向水中青招招手，走到河边坐下，水中青走过来，坐下道：“我还以为你今晚不来了。”

影子缓缓道：“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

“为什么？”水中青睁大了眼睛。

“你的武功已经大成，剩下的就是经验和悟性，我再留下也没有什么用。”

水中青心中有些不舍。其实，她早已经知道他们会分开，可能还会永远也不再相见。但是，她一直拒绝去想这个问题，只希望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他已经说了要走，自己是留不住他的。

但是，她真的不希望他走。她已经孤独得太久。她曾有过一个温暖的家，虽然母亲早逝，但是有父亲的疼

爱和师兄的陪伴，她的童年洒满了阳光。但是，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毁了一切。义父义母虽然疼爱她，但是他们只是生活在平凡乡村的老实人，他们不会懂她。而和这个神秘的人认识三年，虽然不常常见面，但是，她却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是那样契合，仿佛早有默契。

只是，他是那样的神秘，至今她还对他一无所知。

这是最后一个夜晚了，她可以问出那个她一直想问却不敢问的问题么？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影子的眼中闪过一抹阴翳，只是在暗影之中，水中青没有看到。

“为什么问？”

“只是想知道你究竟是谁。你知道的，我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义父义母对我虽好，但我总觉得他们对我客气得仿佛我是一个客人。我……只是希望能够在心里把你当作一个熟悉的亲人。”

“亲人”这两个字撼动了影子的心。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童年岁月，他也曾渴望过亲人的抚慰，但是，每一个他想要依赖的人最终都会无声无息地消失；这些年来，他已经学会不再奢望自己会有亲人。但是，此时此刻的水中青竟会说把他当亲人？

温暖的溪流在他的心头静静地流过，只是冷惯了的心不会让理智凌驾于感情之上。

“我是谁并不重要，我也不会成为你的亲人。不过以后你会有自己的亲人的。”

“那么，你以后还会来看我么？”

“也许会。”影子很想说“不会”，但是，他竟有些不忍。希望能实现虽然会令人失望，但是，有希望才会有美好的人生。

就连他自己，无非也是为了一个希望而活。

“有缘，会再相见的。”水中青在心中对自己说。

默默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将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

离别的感伤笼罩着他们，他们放纵着自己，任自己在对方身上寻找最后一丝温情。

天亮以后，他们就将是陌路人。

血煞门总堂

深山绝谷中，隐藏着江湖中最神秘血腥的门派。血煞门，所有的门人都是门主自外面带回来的孤儿，他将他们收为弟子，对他们实行最严格的血腥训练。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训练他们具有如野兽一般的攻击和防范危险的本能，大部分时间，血煞门主将他们关在山腹之中，让他们生活在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不知名危险的黑暗里。没有固定的时间，这些门人之中的一个，就会在门主的驱使下去暗杀别的人，能活下来的，才有资格继续在血煞门

中生存。

影子静坐在黑暗中。

对于这黑暗，影子早已熟悉。血煞门的弟子虽多是孤儿，但是他们似乎都曾经有过一个家，有一个代表了传承的姓氏，只有影子是不同的。

仿佛有记忆以来，他就生活在这一片黑暗之中。他没有姓氏，没有名字，甚至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条飘荡无定的“影子”，带着死亡气息的影子。

他早已熟悉这一片黑暗。这一片黑暗给了他野兽一样敏锐的感觉，给了他超乎所有人，包括他的师父意料的好身手。在这里，他的剑上至少染上了十个以上同门师兄弟的血，还杀过不下二三十个被捉进来“陪”他们“练功”的江湖人。在这里，没有同门情谊，有的只是血腥杀戮。

十五岁之前的记忆早已模糊。他从未得到过温暖，也从不需要温暖，甚至不知道有温暖的存在。直到遇上那个有着一双温暖眼睛的小女孩。

青青十七岁了。

现在并不是报仇的最好时机，但是，青青已经长大了，她已经不愿再等，而他的师父也似乎察觉了什么。

他不会让青青有一丝一毫的危险，所以……

“嘭”的一声，有人在黑暗之中撞开了他的门。影子身形一晃，抓住了那人的衣襟，血腥味扑鼻而来，令人作呕。

“午饭……午……饭有……毒。”那人只说出了一句话，就已经停了呼吸。

松开那人，任他倒向地板，影子握紧了手中的剑，走了出去。

深山绝谷中寂静如死的血煞门，突然间充满了恐惧的喧闹。只见一个个狼狈的身影踉跄地左奔右突，寻找着可能的生存机会，但是，他们最终只能颓然倒下，任剧毒夺去生命。

影子走在血煞门的楼阁之间，随处可见一两具倒毙的路旁尸首，有些濒死的人还向他伸出求援的手，然而，他却像什么都没看到。

不管是怎样富丽堂皇的建筑，都难以掩盖血煞门内浓重的血腥气息，连盛开的花都有着邪恶的娇艳。这里，只是一座外表华丽的炼狱，它早就该消失在这世界上了。

“影子！”

呼唤的声音似悲似喜。

影子看向他的几位同门师兄弟。平日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在计划着如何杀了他，以取代他成为血煞门中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第一杀手，现在他们每一个人都向他露出讨好的虚伪笑容，只因他们知道，精通医术的影子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血煞门内一向戒备森严，他们从未怀疑过有人会在饮食之中下毒，毫无准备地着了道，即使内功精湛，他们也难以自救。

影子对他们视而不见，只是径直地走自己的路。

身影一晃，几个师兄弟已挡在他的面前。

“你没有中毒？”其中一个丝毫不掩饰自己怀疑的口气。

“让开。”影子的冷淡依旧。这几个人已难逃死劫，不值得他再浪费力气下手。

“是你下的毒？”惊呼声响起。别人都中了毒，唯独他幸免，这只能有一个解释。

“是。”影子回应。

他所以在众人的饮食之间下毒，是因为他的武功再高，也不可能独立杀光所有血煞门的人，而以他对于药物的研究，他的毒在血煞门中是无人能解的。

这是他帮助青青复仇的第一步。

“毒是我下的，血煞门早就该消失了。”

他一向不是个多话的人，但此时，他竟有些不忍让他们做糊涂鬼。想来，在青青的影响下，他是越来越心软了。

但是，他仍然不会同情他们。

“叛徒。”恼怒的叱喝中，几个师兄弟不约而同地向影子出手。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机会，如果擒住影子，他们不仅可以得到解药，还可能成为第一杀手。影子是他们之中武功最强的一个，但是，他们师出同门，差距并不大，而几人联手，自然有擒下影子的把握。

他们低估了影子。

左侧的人剑还未拔出，就看到自己的咽喉上多了一只手。只是刹那间，影子的手已经捏碎了他的喉骨，他甚至连影子怎么出手的都未看清。

心胆俱寒。

其他几人看见影子如鬼魅般地出手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影子的手在呼吸之间切断了一人的咽喉，手肘横撞，撞折了一人全部肋骨，手指突出，点中了一人的死穴，最后的一拳，将最后一人打飞出去，而那人在落地之前就已经死了。

连杀五人，影子依然面无表情。今天，他本就没有打算放过任何一个还留在血煞门的人；今天，他要让这个血腥的门派，彻底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不久之后，双手沾满血腥的他也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他慢慢地向血煞门主居住的煞血阁走去。

煞血阁占地并不广大，但是花木扶疏，景致极美，不知情的人到了这里，会以为这里的主人该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文人，只有血煞门中的人才知道，外表的风雅下，隐藏了多少血腥的罪恶，也许这里的每一株花树下，都呻吟着一条枉死的灵魂。

血煞门主站在一株晚开的桃花树下，虬结的桃树枝干藏着一种妖异的气息。已经是夏日了，桃花还没有落，一树殷红的桃花衬着血煞门主一身的血色长袍更显得说不出的阴森诡异。在他的身边，还站着四个门中的弟子，那正是门中除了影子以外，武功最好的弟子。

血煞门中真正用以执行任务的弟子并不多，除了正在外面的谢九幽和失踪已久的万宗之外，只有十个。刚刚影子已经杀了五个，现在，他还要面对剩余的四个，而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武功深不可测的血煞门主。这样的对峙局面，他真的能如愿吗？

答案只有影子自己知道。

血煞门主看着影子，眼睛中有一抹邪恶的笑意：“好手段，影子。看来我多年的心血并没有白费，你的确深谙杀人的手段，竟连我的血煞门都差一点在你的手中倾覆。只可惜，你忘了，还有我在。只要我还活着，我随时都可以再建一个血煞门。”他的声音竟然渐趋轻柔，“你自认斗得过我吗？”

轻柔的语调，竟让他身边的四个弟子感觉到彻骨的寒冷。他们从小在血煞门中长大，深知血煞门主的可怖，他的语调越温柔，就表示他的手段会越残酷。因此，每一个血煞门的人都对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即使他并不是针对他们，他们依然会觉得恐惧。

影子不为所动。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十五岁的少年，血煞门主的冷厉和残酷已经不能撼动他的意志。他直视着血煞门主的眼睛，毫无惧意。血煞门主眼中闪过的一抹意外，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意外还有很多。

血煞门主挥了挥手，影子的身影立刻就陷入剑光的包围。

剑光挥洒，影子的身影如山岳，任凭风浪吹打，巍然不动。

血煞门主心中的惊疑不断地扩大。一直以来，他以为他很了解影子。影子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他天资聪颖，是个武学奇材；然而他却并没有将一身的武功全部交给他，只因天性多疑的他并没有把握能永远将影子控制在手中。

现在，影子竟然用不知从哪里学到的武功，赤手空拳地和他的另外四个得意弟子硬拼。

剑光中，忽然划过一道雪亮的闪电，只听见一片惨呼，漫天的剑光消失了。

影子站在场中，剑尖指向地面，一滴血沿着剑锋缓缓滴下，剑仍如一泓秋水。

在他的周围，四个人倒在地上。一个心窝中剑，一个被刺中咽喉，一个头部被刺穿，最后的一个，身上有七八道剑伤，连脸上的皮肉都被削去了半边。

“啪啪啪……”血煞门主轻轻击掌赞叹道，“好剑法。如果我没有看错，这就是三十年前‘惊天剑客’所创的‘惊天剑法’了。不知你何时何地得到了这套剑法？”

“七年前，在武陵山的山谷中。”影子缓缓道。

“哦？”血煞门主阴笑，“就凭这套剑法，你就有把握能杀了我？”

“我不能，”影子的眼神定在他的脸上，“即使这是一套绝世剑法，凭我的功力，也并不足以杀你，但是，

我还有另一样武器……”

他的身影忽然一动，迅捷无比地袭向血煞门主。

血煞门主狂笑一声，扬手迎向影子，他的手间光芒闪动，刹那间已经在影子身上留下了三四道伤痕，每一道都深可见骨。鲜血飞溅，他仿佛已经见到了影子死亡时的表情。

“哈哈……呃……”狂笑声忽然凝住，两条身影同时凝住。血煞门主不敢相信地看着影子，影子的白衫已经被鲜血染成鲜红，清俊的脸上是一片惨白，但是，却没有濒死的恐惧。他的眼睛缓缓下移，看到了影子持剑的手，那只手就在自己的胸前，那只手中的剑，整个剑锋都已没进自己的胸膛。

“我说过我还有另一样武器，那就是我自己的身体。”影子的眼中泛起一抹淡淡的悲伤。

“为什么？”

“为了青青。”

“青……青青？”血煞门主的心里一定充满了疑惑，可是，他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他想要的答案了。

缓缓地抽出剑，影子扶住身边的桃花树，稳住自己的身形。他很清楚自己伤得很重，只不过并不足以致命。这原就在他的计划中，他知道自己的武功比不上门主，但是，二人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所以他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诱引血煞门主的注意，才能乘机杀了他。

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伤药，影子以一种冷漠的态度处

理自己的伤口。他并不关心自己的伤势什么时候能好，他只知道自已还不能倒下，他要把自己的这条命亲自交到心爱的女孩手上。

“青青。”想着那阳光般温暖的感觉，一缕突生的柔情紧紧地缠绕在他的思绪中。

水中青终于来到了血煞门。

血煞门所处的深山绝岭，已是满目疮痍，水中青呆立在大门前，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死人。行走江湖也有半年多，水中青却从未杀过人，只见过几次血煞门行凶后的现场，但是，都没有这一次的景象残酷。

从大门向里走，随处可见尸首伏在地上，多数是中毒而死，少数被人用利器刺死，血流遍地。这横行数十年，令江湖中人闻风丧胆的杀手门派，竟在一夕之间，惨遭灭门。水中青虽已许久不碰医道，但仍然看出，他们死的时间都不长。

强忍着作呕的感觉，水中青察看了所有的尸体。在煞血园，她见到了血煞门主的尸体。一剑穿心，他惊疑的目光似乎在说明着什么，可惜水中青看不懂。

没有那个第一杀手——影子的踪迹，水中青带着怀疑和失望而返。

走进暂住的客栈，迎面就见两个小二拖着一个人走下楼来，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说着：“客官，麻烦您离开这里，小店可不敢留您这贵客。”被他们拖着的人已处于半昏迷的状态，雪白的衣衫上，染着触目惊心的鲜血。

水中青皱一皱眉，走上前去，拦住他们，问道：“怎么回事？”

一名小二赔笑道：“水公子，这人来住店，身上带着病，却不肯花钱医治，这要是死在店里头……”

水中青厌恶地看着小二丑恶的嘴脸，将一锭银子丢进他的手中，道：“把他送到我的房里去。”

重伤的人躺在床上，水中青望着他发呆。这种感觉仿佛是回到了多年前，她救下了一个重伤的少年，却为此赔上了父亲和自小定亲的师兄的性命，自己也差一点死在他手中。

水中青苦笑，终究，她还是救了他，承袭自父亲的软心肠让她无法见死不救，但愿这一次不会又遇上恩将仇报的人。

影子感觉自己仿佛走在沙漠上，烈阳似乎要把他烤焦，他还记得自己受了伤，是在和师父的最后一战中伤到的。他知道这一次，重伤的他不能期待有人会来救他——如果有人知道他受了伤，只怕会争先恐后地来杀他。但是，他还不能死，他的命，要留着去还一笔已经欠了好久的债。所以，他不顾自己的一身伤，离开了可以暂时给他荫庇的血煞门，去寻找他的债主——他生命中仅有的阳光。

烧灼的炽热中，忽然有一股清甜的甘泉流过，他挣扎着，终于醒来。一睁眼，影子就看到那双曾在梦中见过几千几万次的眼睛。平凡的相貌，永远不会让人有惊

艳的感觉，但是那一双清亮的眼睛，却永远闪耀着温暖。

“是你。”影子低低地轻喃，却不知道其实他连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你醒了。”低柔的声音如同天籁，已不带童稚的声调，但仍是当年在山洞里养伤时的从容、徐缓，令影子产生安心的感觉。

“你的伤势很重，胸前的伤影响到你的嗓子，几天之内，你会不能说话，不过不久就会好的。”水中青安抚着自己的病患，没有注意到影子眼底的温柔和痛楚，“现在，我去给你端药来。”

看着水中青男装的背影走出房门，影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又见到她，想必她已经知道了血煞门中发生的事了。

那么，她认出了他吗？

影子艰难地将一只手抬到胸前，那枚残月 还好好地放在他胸前的暗袋里。

她没有认出他吧，所以才会再一次救他，而他不该让她再一次面对救了仇人的事实。

手慢慢地滑上包裹着身体的绷带的边缘，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撕落。

水中青端着药，走进了房门。三天里，她真的用尽了办法，却不能使那个陌生病患的病情好一点。从未见过这么不肯合作的人，似乎那条命不是他的一样。每一次，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就会直直地看着她，很安静的

样子；喂他吃药时，他会拒绝，但是不会反抗，让她每次都能够强灌他吃药；但是吃下去的药，却会很快的被吐出来。三天中，他越来越虚弱，昏迷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就在此刻，他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水中青放下药碗，来到床边。床上的人有一张清俊的脸，只是已憔悴不堪。究竟是什么事让这个年轻人拒绝生存？

风吹着开启的窗扇，发出响声，水中青走到窗前，想关上窗子。

一柄雪亮的长剑隔着窗子刺向水中青。

事出突然，水中青侧身一闪，向后急退，窗外的黑衣蒙面人顺势穿窗而入，一蓬银光射向水中青。斗室狭小，水中青失了先机，又退无可退，只能冒着可能受伤的危险，出手硬接。只见漫天银光忽然消散，黑衣人的剑锋也已到了水中青胸前。

倏的，一只手从水中青身后伸出，拦腰抱住了她，一道身影瞬间转到她的面前。

影子早已醒了，多年出生入死的生活将他的神经训练得异常敏锐，即使在重伤之余，野兽一样的本能也能够感应到危险的来临。在一瞬间，他从水中青身后的床上一跃而起，挡在她面前，一只手还扣在水中青的腰上，另一只手已经沿长剑剑锋而上，扣上了黑衣人的咽喉，在剑锋刺穿了他肋下的同时，他的手，也捏碎了黑衣人的喉骨。

他绝不许任何人伤害他的阳光，任何伤害她的人都该死，包括他自己在内。

阳光慢慢地爬上了窗棂，水中青的心中却十分沉重。躺在床上的人脸色苍白，原本的重伤加上大量的失血，使这个陌生的病患十分虚弱，连日来的奔波又使他未能得到应有的休养，现在的他，只剩下一口气。

她扶起了影子的身子，将一碗药喂他喝下去，但是，大部分的药还是从他的嘴角流了下来。看着他气息微弱，不知为什么，水中青一阵鼻酸，两行清泪落在他憔悴的脸上。

是什么滴到了脸上？温温的。影子在昏迷中感觉到了，睁开眼睛，他看到了水中青的泪水。

“你哭了。”影子微弱声音十分的沙哑，“为什么？”

“是不是每一个对我好的人最终都会离我而去？”水中青道，“从前是爹爹和师兄，后来是义父和义母，现在又是你。”

“你不希望我死么？”

“不，你救了我，我也希望我能救你。”

“不管我是什么人？”

“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总是救了我，我希望你活下来。”

影子看着水中青脸上的泪光。这是他第二次见到水中青流泪，第一次是在很遥远的过去，而这次，她都是为了重伤的他而流的。

“好，我会活下来，陪你到你不再需要我的时候。你记住，我救了你一次，你也救了我一次，这一次，我们扯平了。”

03

马蹄声震地而来。转眼间，七骑骏马来到偏僻小村中的小院前。影子坐在院中，连看也不看他们。七位骑士利落地跳下马，很有礼貌地敲了敲破败的门扉，齐声道：“请问水公子在家么？”

影子仍然不动。

水中青走出屋门，冷冷道：“你们来干什么？”

为首的壮汉道：“我家公子前来拜访，命小的先行通报。”

水中青道：“我不认识你家公子，请回吧。”

“你还是那么冷漠。”

随着话音，一位斯文俊秀的少年公子出现在门前。

曲少凌，近年来在江湖中声名鹊起的人物。据说武林世家的年轻一辈中，以他的武功最高，为人也稳重，是很多后起之辈极欲结交的人物，也是怀春少女的梦中情人。

但是水中青显然不是这些人中的一个。看到曲少凌，她连一句话也懒得说，转身就走。

曲少凌身影一晃，挡在他的面前，笑道：“老朋友见面，连一个招呼都不打么？”

水中青负气地白他一眼，没好气地道：“看到你就不

会有什么好事，你又来逼婚么？”

曲少凌道：“我是来告诉你，小妹要出嫁了，你不用担心有人会再缠着你了。”

水中青的嘴角逸出一丝笑意，道：“谁说没有，这不是又被你缠上了么？”

曲少凌朗笑，神情显得十分愉悦。水中青也笑了。她一笑，仿佛全世界的阳光都到了她的脸上，那耀眼的光彩令曲少凌看得有些痴了。

只要一看到水中青，他仿佛就意识不到别人的存在，影子就坐在距他不到三步远的地方，他却好像根本就没看到。

还是水中青先意识到影子的存在，急忙为他们介绍。

影子缓缓地站起身，向曲少凌略一颌首。

今天，是近十年来他第一次看到水中青的笑，那笑容是那样的美丽，却不是为他而绽放。他知道自己没有立场去计较，但是，痛楚却在撕扯着他的心。

他的阳光长大了，却不再属于他。

他转身离开，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对他说：“这样不是更好么？有了这个人，她就不会再需要你了，你也可以安心地走开了。”

“他怎么了？”曲少凌问道。

“没什么，应大哥不太爱说话，一向就是这样沉默。”水中青不以为意。

曲少凌是她流浪江湖以来结交的惟一的朋友，他的

热情和执着让他没有被她的冷漠所驱离，最后终于得到了她的友情。而故友重逢的喜悦也使她不再将注意力集中在影子身上，因而忽略了影子在瞬间流露的情感。

曲少凌并没有忽略影子的反应。水中青一向不让人轻易接近，现在却亲密地称这个冷漠的人“应大哥”，可见这个人在她的心目中已经有一定的地位。他知道水中青是一个吸引人的少年。“他”长得并不俊美，但是“他”的身上却有一种吸引人的特质，令人感到安心和平静。若非如此，他也不会明知“他”是男孩的情况下，还不可自拔地爱恋着他，痴心不悔，就算一生只能以“朋友”的身份陪在“他”身边也无所谓。而这个“应大哥”的反应看在他眼中，轻易地就看出了他对水中青的感情。一个连名字都不敢示人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秘密？曲少凌握紧了双拳。他会挖掘出这秘密，也许，这秘密能成为他击败“应大哥”的有力武器，让他永远不能将水中青从他的身边夺走。

曲少凌的到来，使小小的院落开始有了欢笑。影子的伤势一天天好转，水中青不必每天为他的伤而忙碌，曲少凌的温文和风趣常使水中青开怀大笑，她渐渐恢复了少女应有的活泼与生气。

清晨的阳光从窗棂间斜斜地射进屋内，可以看见空气中浮动的灰尘在轻轻地起舞。

水中青斜依在床上看着那些灰尘的晨间运动。一个

多月来，她第一次这样悠闲。

昨天，曲少凌吩咐过他的随从替她采药，照顾应大哥的事也终于有一个男人接手了。说实话，除去最初的时候，应大哥是一个合作的病人，但是，他是一个大男人，而她虽已扮了很久的男人，却终究是个妙龄少女，与一个大男人朝夕相处，又要为他换药疗伤，实在是一件很尴尬很累人的事。

想起今天和曲少凌约好要去逛市集，水中青有一些兴奋。为了应大哥的伤，她已经好久没有逛市集了。想到这里，水中青迅速地爬起身，很快地梳洗完毕，走出房门。

水中青走出房门的时候，曲少凌已经在院子里等她。影子正坐在正房的窗前，迎着初生的朝阳闭目养神。

“青弟，走吧。”曲少凌向水中青招手。

“等一下。”水中青走到影子面前，“应大哥，我们一起去市集吧。”

影子睁开眼睛，看向水中青。清晨的阳光斜照着她，她的眼中仿佛也闪耀着光辉。影子已到了口边的“不”字忽然顿住，他发现，自己无法拒绝那一双真诚的眼睛。

“走吧走吧。”水中青不容他拒绝地上前拉起她的衣袖。影子被她脸上飞扬的笑意眩惑了，不由自主地跟着她走出去。

小城的早晨繁忙而热闹。市集上各种早点摊已经摆上，卖菜的，卖肉的，卖杂物和卖饰品的摊贩们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街道上人来人往，水中青兴奋地看着，不时地指指点点。

家变之后，她深居简出，几乎没有逛市集的机会。流浪江湖的这段时间，也极少有闲适的心情。今天，能这样轻松地走在人群中，令她十分高兴。她走在曲少凌和影子之间，并肩的三人在大街上显得十分出色。曲少凌的温文尔雅和影子的冷峻内敛成了强烈的对比，两个人出色的相貌吸引着众多行人的目光。但是，他们无暇顾及，他们的心思，都在身边的佳人身上。

不着痕迹地挡掉随人潮撞向水中青的人，影子开口说了今晨的第一句话：“吃点早点吧。”

“哦，好。”水中青向四面看了一下，指向一处摊子道，“我们吃豆花，好不好？”

“好。”曲少凌率先走向卖豆花的摊子，心中有一点懊恼。刚才影子说的话，他从进城门到现在说了不下三次，每一次都被看着新奇事物的水中青自动忽略掉，但是影子的一句话，就轻易地让她注意到了，这使他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意。

叫了豆花，又在隔壁的摊子上叫了汤包，热气腾腾的食物吸引了水中青和曲少凌。他们尝了一口豆花，相对而笑，同声赞道：“好吃。”

这时，影子将自己面前挑开口的汤包推到水中青面前：“吃几个汤包，豆花吃不饱。”他的声音仍是平板而冷漠的，但是，水中青却感受到了他的关怀，向他一笑，

将一个汤包夹到他的碟子里，“应大哥，别只顾着我，你也吃呀。”影子没说什么，眼底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

看这两个人你来我往，曲少凌忽然胃口全失。

吃过早餐，三人又走在集市中。水中青的笑语很快又使曲少凌高兴起来。他们指点着、议论着，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影子看着水中青轻松愉悦的神情。有多久，他不曾看到这样快乐的水中青了？当年，就是这如阳光般的温暖笑颜打动了他，温暖了他寒冷的心，让他从此有了柔情。他又看向曲少凌温文俊秀的脸，他看得出曲少凌对水中青有感情。曲少凌是个出色的男人，家世好，人品好，又有一身好武功，他应该是最适合水中青的吧。

“应大哥，”水中青的呼唤惊醒了影子，他们来到了一家绣坊前，“你去挑几件衣衫吧。”影子点一点头，走向绣坊。

绣坊中正有几位客人在挑选着各式衣衫和配件。三人走进绣坊，伙计立即迎了上来：“客官，挑几件衣衫吧，小店的東西在城里是最全最好的。”

曲少凌笑道：“这位小二哥的耳力倒好，只怕已听见咱们的话了，咱们也别让他失望，一人选两块好布料吧。”

水中青道：“若是你请客，我就不客气了。”

曲少凌道：“这有何难。”两人说笑着，一起到柜台边挑选布料。

水中青手中提着一块浅色的布料，笑说：“应大哥，

你看这块……咦？”她看向四周，曲少凌正在她的身边翻看着另一块布料，影子却不见了。

走进绣坊的时候，影子的余光忽然捕捉到一道似曾相识的身影。他的目光闪动一下，看着曲少凌和水中青说笑着一前一后进了绣坊，便悄悄转身，随着那道人影跟了下去。

前面的人左弯右拐，不时地向后探看动静。他似是感觉到有人跟着他，但是却看不到人。转了几个弯，他终于认定了自己是多疑了，于是放下心来，走进了一条死巷的巷底，进了一扇矮矮的黑门。

黑门里，是一个简陋的院子，正面三间正房已经破旧。这人提着篮子推开门，脚才跨进一只，一道亮光闪过，一柄雪亮的飞刀擦着他的耳边钉在门板上。这人吓得浑身一哆嗦，差一点瘫倒在地上，急忙出声道：“江爷，是我，贾六。”

“知道是你，否则，你已经是个死人了。”低哑的声音有着嗜血的寒意。

昏暗的房中，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衣人。他面向着门，阴狠的目光像是一头随时会择人而噬的狼。更恐怖的是他的左半边脸，脸上的皮肉仿佛是被什么利器削去了，只剩下一片模糊的暗红色的血肉。

即使与这张脸已经相对了一个多月，贾六还是不敢直视那恐怖的面容，他低了头，走到桌边，从篮子里拿出了药，放到桌子上。

江冲看着那张低垂的脸，恨意涌上了胸膛。

那个该死的叛徒，杀了满门的师兄弟，若非自己被罚没有吃下当天的午饭，又见机行事在重伤后倒地装死，今天的他，早就在地底陪着那群死鬼了。当然，他并不在意那些同门的死活，但是，那个叛徒却在混战中削去了他的半边面皮，使他变成了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贾六的畏缩加剧了他心中的怒气，他一把抓住贾六的领子，拉到面前，狠狠地道：“看着我，你这个蠢才，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那张狰狞的脸就在眼前，贾六吓得差一点晕过去，哆哆嗦嗦地道：“贾六……不怕……贾……六不……不……怕。”

江冲甩开他，冷冷道：“没用的东西，有那个叛徒的消息没有？”

贾六小声道：“我看见他了。”

江冲猛地从椅子上跳起来，问道：“什么？你看见他了，在哪里？”

“在一家绣坊门前，他和江南曲家的大少爷曲少凌在一起，还有一个年轻人，就是上次救下他的那个，好像叫水中青。”

江冲急问：“那他有没有看见你？”

贾六道：“应该没有。他们正想去买衣衫，没有注意我。再说，就算他们看到了，也不会认出我来。”

江冲咆哮：“混蛋，你懂什么！那个影子简直不是人，他的本事可不是你能想象的。你别忘了，上次他在半死不活的时候，还能杀了那个杀手。哼！要不是我受了伤，上一次就不会被他轻易地逃掉。”他咬牙切齿一番后，踢了踢贾六，“快起来收拾东西，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得马上离开。”

贾六急忙爬起。

“砰”的一声，关得严实的门忽然开了，影子冷峻的面容出现在门前。

贾六看见了影子，见鬼一样尖叫着躲到江冲的身后。

江冲看到影子，先是愣了一下，但随即就镇定下来，狂笑道：“我刚才说什么了，这个人果然不像个人，简直就是个鬼，”他看向影子的目光中充满怨毒。

影子冷冷地看着他，他的眼光中仿佛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两个人，或者该说，这两个人在他的眼中，实在和死人没有什么两样。

影子的冰冷冻结了江冲的狂笑，一时间，恐怖的气氛弥漫了室内。

影子终于开口了：“客栈里的那个杀手，是你收买的？”

“是又怎样？老子若不是自己受了重伤，一定会亲自去杀你。”

“杀我？你还不够格。”随着话音，一柄剑忽然出现在江冲胸前，血顺着剑峰滴落在地上。

“你一直想杀了我，一直想当上江湖第一杀手。本来你还有机会，但是，你不该将水中青卷入这场是非，所以，是你自己亲手葬送了这次机会。”

冷冷的眼对上一双愤恨而恐惧的眼。在死前的一刹那，江冲终于知道，影子的武功并不是他所想象的只比自己略高一筹，而是难以望其项背。不过，他也发现了影子的弱点。他阴森森地笑了，用尽最后的力气说：“你动情了，影子。每一个动情的杀手，都会死得很惨……很惨。”在这诅咒似的语声中，他缓缓地倒了下去。

“应大哥。”水中青眼尖地发现了街角边的影子，急忙呼唤起来。刚才，应大哥突然不见了，她就胡思乱想起来，只怕应大哥心结不开，出了什么事。现在，她才真切地感受到，不知不觉间，应大哥已经在她的心底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她会为他担忧，会为他焦急了。

“你去哪了？”水中青担心地问。

“我不想看那些布。”影子转移话题，“这给你。”他塞给水中青一包甜点。

水中青体贴地不再追究，接过甜点，高兴地说：“呀，都是我爱吃的。应大哥，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甜点？”

影子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说：“你的身体单薄，多吃甜点有好处。”

“我才不单薄。”水中青抗议似的叫着，没有发现自己的声音中多了一丝撒娇的意味。

曲少凌注意到了，他的眉头微皱着，看着水中青娇俏的笑容，心底泛起的酸意并没有蒙蔽曲少凌的观察力。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影子的异常，当影子走过他身边时，他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淡淡的血腥气息。

买甜点怎么会沾上血腥气？曲少凌一向温文的表情闪过一抹犀利。

他会查出这个神秘的“应大哥”究竟去做了些什么。

“好冷。”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但是，水中青还窝在自己的被子中，蜷成一团，抵御这突如其来的寒冷。每次一到这个时候，她就无比痛恨自己的女儿身使她必须每月承受一次这样的痛苦。以往，她都会为自己准备一些适用的药物，但是这一次，应大哥的伤势使她忙碌地忘记了自己的事情，等她想起来时，那种痛苦已经迫使她宁愿窝在被子里也不愿拖着难过的身子，顶着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去面对曲少凌和应大哥的询问。

正当水中青努力想要睡着以逃避这种痛苦的折磨时，门声一响，曲少凌已经走进了她的房间。“青弟，你今天怎么赖床了？”曲少凌带笑的声音此时无疑是魔音传脑，让水中青懊恼地更缩进被子。老天保佑她没有爱乱扔东西的习惯，头发也因常扮男装而剪短，否则的话，这一下她的身份肯定要曝光了。

“青弟？”曲少凌看向帷幔低垂的床，“你怎么了？生病了吗？”他走上前，掀开床幔。

水中青无奈地探出头，幸好有帷幔的遮挡，光线不强，他应该不会发现自己的脸色过于苍白：“我很好，只是有些头痛。”

“头痛？”曲少凌紧张起来，“要不要找大夫来看看？”

“大夫？”水中青感到好笑，“你忘了我也会医术吗？”要她去找那些只能治小风寒的大夫？他还真是知道怎么羞辱她这个水氏神医的传人。

“对不起，我忘了。”曲少凌意识到自己的慌张，心中不免泛起一丝苦涩。凡事一牵涉到水中青，他的理智就主动罢工。要是让人知道大名鼎鼎的曲家大公子这样沉不住气，他那严谨古板的爹一定会抓他回去再教育一番。

“我真的没事，只要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水中青下逐客令，“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地躺一会儿就是。”

“要不你开个方子煎点药吃吧。”曲少凌还是不放心的。

“用不着。”水中青断然拒绝。开玩笑，虽然曲少凌并不学医，但是练武之人，对于药性多少知道一点，要是让他看见药方上都是些女人吃的药，一样有麻烦。

“那……你先睡吧，过一阵我再来看你。”见他坚持，曲少凌只好退出她的房间。

小心地关上门，曲少凌回头，却看见影子正坐在窗子旁边的椅子上。曲少凌心里一动，他很确定刚才自己

进房时，影子并没有出来。自己只是和水中青说了短短的几句话，影子却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搬了一张椅子坐到了窗下，而以自己的武功竟毫无所觉，他敢说这个神秘的“应大哥”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应兄，早。”曲少凌虽然疑虑在胸，仍然很有风度地抱拳向影子打招呼。

影子点点头，没有说话。

曲少凌很有风度地不去计较影子的轻慢，仍是很热络地对影子说着话：“青弟好像不太舒服，他说他的头有些痛。”

影子又点一点头，仍没有说话。曲少凌也不再说话，微微颌首一笑，走了开去。凭直觉，他知道影子一直在看着他。

好冷好冷，而且也真的好痛。水中青在床上不断地翻身，希望那感觉能够减轻一点，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都怪自己学艺不精，否则这一点小毛病早就根治了，还用等到今天痛得半死吗？如果父亲还在必定能治好她的。

水中青正在胡思乱想，门又一次开了。

水中青静下来，凭直觉，她知道来的人不会是曲少凌，而应该是应大哥。她不由得懊恼地想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怎么连一向不太理人也从未进过她的房间的应大哥都来了。

人影来到床前，一种特殊的气味钻进水中青的鼻子，水中青一愣，这好像是……

床幔被掀开，影子端着碗站在她的床前：“趁热喝。”

水中青在这平板板的声音中感觉到了一丝真诚的关怀。望着眼前那一碗浓浓的药汁，她有些迟疑。

“我跟隔壁大娘讨的药方，亲自煎的。”影子解释。

“呃，”水中青的脸上泛起了红潮，“你怎么知道要讨这个方子？”

影子把头扭向一边：“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孩子。你的武功不错，没有道理逛个市集就染上风寒。”

“哦。”水中青红着脸接过碗，偷眼看着影子走出去。直到影子关上房门，她忍不住偷偷地笑了。她从不知道，外表冷漠得更胜冰霜的应大哥也会害羞。想着他的背影僵直，连脖子都红了的样子，水中青微笑地捧起碗，将应大哥的细心照料和着药汁一起吞下。

心，悄悄地悸动了。

04

月色很美。

水中青坐在小院中，仰望着一轮圆月。

曲少凌回家过中秋节了。名门世家，总有一些不得不遵守的规矩，曲家一向重视中秋这个传统的节日，所以不管曲少凌有多么不情愿，也只能赶回家去。

昨天，应大哥独自下山去了。他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又坚持要一个人去，水中青也只好留下来。

明月升上了天空，水中青望着月亮，不由得又想起了许多年以前，她和爹爹、师兄一起过中秋节的情景。那时，他们会在庭院中摆上一张圆桌，爹爹会亲手做月饼，她就和师兄一起摘来自己种植的瓜果，圆桌旁设着他们和已经去世的娘亲的位子。祭过神以后，一家人围坐赏月，爹爹就会给她和师兄讲许多故事，直到她在疲倦中沉沉睡去……

一抹湿湿的凉意在她的面颊上滑过，水中青愕然地抚过自己的脸，有些不敢相信。她竟然又哭了。

自家变以后，她在重伤昏迷中醒来，就曾发誓绝不再流泪。她要将一切力量用在习武报仇上，然而，不过是短短的一个多月，这已经是她第二次流泪了，是什么使她变得软弱？

上一次的流泪是为了应大哥。她看到他在重伤之下还那样保护自己，就好像看到了惨死在悬崖下的师兄。师兄也总是那样保护自己。多年来，关心和爱护她的人：爹爹、师兄、义父和义母、还有教自己习武的神秘人，总是不断地离她而去，她好怕再经历那样的别离。

在一起的这一个多月以来，虽然她从来也不表示什么，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应大哥有多么关心她。走在街上的时候，他会细心地为他挡开行人的推撞；在曲少凌来这里之前，即使他伤还未好，他也总是趁她一早上山采药的时候把木柴劈好；他甚至会她在来潮时暗地为她准备暖身补血的药材。想到这，水中青微微地笑了，脸

上也浮起淡淡的红晕。他是在细心地呵护着她，令她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赖。已经太久太久没有人可以让她依赖，而应大哥的出现又是那样突然，使她在毫无防备之下全然接受了应大哥的存在。

陷在冥想中的水中青没有注意到一抹飘忽的身影飘进小院，等她意识到院中多了一个人时，影子已经站在她的面前。

“应大哥。”水中青惊喜地叫。影子在这个夜晚的归来，对她似乎有着特别的意义。

影子没有说什么，只是自然地坐下来，随手为自己倒了一杯茶，轻啜一口，才淡淡道：“好茶。”

他抬头看向水中青含着笑意的眼睛，缓缓地伸手入怀，掏出一团卷在一起的东西，送到水中青面前：“送给你……”

水中青疑惑地接过那团东西，轻轻展开，原来是一柄长达八尺的软剑。软剑柔软的剑身泛着柔和的光泽，握在手中，就像握住了一缕柔润的青丝。“名剑青丝。”水中青低呼，看着影子，“应大哥，这礼物太重了。”

影子道：“这柄剑很温柔，很适合你。”

“可是……”

影子抬手阻止了她的话，道：“用这柄剑，去做你想做的事，只要你快乐就足够了。”他站起来，转身走开。当他背对着水中青的时候，眼中的冰冷迅速地被浓浓的温柔融化，只是，水中青绝不会看到。

水中青赏玩着那柄剑。这是应大哥送给她的礼物，应大哥回来了，在这中秋的夜晚。不管这是有意或者是巧合，水中青知道，她为应大哥的归来而兴奋。

秋风在窗外徐徐地吹着，夜已深了，水中青已睡下，寂静的院落中惟有风吹树叶的响声。

影子还没有睡。他端坐在黑暗中。他应该已习惯了的，事实上，过去的二十四年，他一直在黑暗生存着，在他住的地方，只要不出任务，他大部分时间就独自在黑暗中生活，因为，那样才更能训练他如野兽一般的直觉和本能。黑暗于他，本应与白昼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此时，他忽然间发现，黑暗已经让他不能适应了。

幸好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幸好。

今天，就在山下的小城中……

“五爷，中秋佳节，怎么不在家中全家团聚？”

“唉，我们公子差我出来办点儿事。”

“什么事非要在这节下办？”

“你知道的，我们公子和曲家的大少爷是朋友，曲少爷托他给找一个叫贾六的人，找得很急。”

“贾六吗？我刚好认识一个叫贾六的。”

“是吗？太好了，快带我去看一看。”

想到这里，影子冰冷的眼中闪过一丝痛楚。他并没有想要刻意隐瞒，否则他大可以杀了贾六灭口。而曲少凌也的确很精明，很关心水中青。站在她的立场，他应

该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是，在他的心中，却仍有着深深的痛。

他生命中惟一的阳光啊，他们终究要刀剑相向。此时，他宁愿她是单纯的恨他，这样，她才不会太痛苦。

夜风拂过树梢，一抹人影轻盈地从树梢落到影子的屋顶上。那人一身黑衣，黑巾蒙面，行动间几近无声，可见来人的武功不凡。他悄悄地弯下身，想探看一下屋内的动静。但是，他才刚弯下身，就有两只雪亮的钢镖落在他的脚前。

黑衣人大吃一惊。

钢镖是最普通的暗器，只要学过几天武的人都会用，江湖上用镖的人数也数不清。但是，一只钢镖能来得迅疾到以他的身手也无从闪避的程度，发镖人的身手必定不凡。更何况，那两只镖飞来时，竟然是无声无息的。

黑衣人抬头望去，就在他刚才落脚的树梢上，站着一个衣袂飘飘的人影，夜风吹动着树枝，他的身子仿佛没有重量似的随着树枝不断地摇摆，看起来随时都有落下来的可能，但是，这个人偏偏站得很稳。这一手轻功让黑衣人知道，自己不可能凭武力赢了对方。但是，想到那个令他不由自主疼惜的人，他咬紧了牙，向对方挑战。

夜色中，只见一黑一白两个身影划空而过，小屋中的人却兀自好梦正酣。

林中，一黑一白两道身影追逐而行，白影一直不即

不离地跟在黑影的身后，看起来简直就像黑影的影子。

影子跟在黑衣人身后，暗暗评估着对方的武功。无疑，他的武功在江湖上年轻一辈中，算得上是一等一的高手。

黑衣人忽然停在一处林间空地上。空地的一面，是一块一丈多高的巨石，空地上，居然燃着十数个火把，伸缩不定的火舌映照在巨石上，显出一些明暗不定的斑点。

黑衣人转身面向影子，即使蒙着面巾，即使刚刚在轻功的比试中明显的居于下风，黑衣人依然冷静自若。他向影子一揖，朗声道：“夤夜之间，冒昧请阁下前来，得罪之处，请见谅。”

影子只是站着，对他的话，似是充耳不闻。

黑衣人并不以为意，继续道：“久闻阁下为江湖第一杀手，武功不凡，特请阁下前来赐教。请！”

“请”字出口，黑衣人再无迟疑，双拳齐出，和身攻上来。影子却似无意迎战，只是随手轻轻挥洒，一一避开或格开黑衣人的招式，转眼间，两人已交手二十多招，竟是个平手的局势。黑衣人目光闪动，有了主意，只见他招式忽变，变为只攻不守，像是不要命一样攻了过去。

影子的动作还是一派的从容，两条人影忽上忽下，白影仿佛被黑影吞没了。忽然，黑影一凝，停了下来。黑衣人缓缓道：“为什么不杀我？”

影子冷冷道：“没有人买你的命。”他转过身，身影晃了几晃，消失在林间。

直到影子消失，那块巨大的岩石上忽然开了一个小门，走出几个人来。

“是他么？”黑衣人的声音中有一丝紧张。

“是，”黑暗中有一个怯懦的声音回答：“那天就是他在我的屋中杀了江冲的。”

黑衣人缓缓的拉下面罩，赫然竟是曲少凌。

一夜好眠，水中青神清气爽地走出房门。清晨微冷的空气让她精神一振，她带着微笑看着正在打扫院子的影子：“应大哥，早。”

影子依旧不说什么，只是看了她一眼，作为招呼。水中青不在意地笑笑。这算是应大哥的进步了，至少他还会有点反应。

“水大夫，水大夫……”人未到声先到，只见村中的何老爹箭步如飞奔向小院，“水大夫，救命呀！”

水中青医术高超，心又软，虽只在此居住了一个多月，也并未刻意招摇，但是小村中的人都已经知道她是个仁心仁术的神医了。

水中青的神色凝重起来：“何伯，发生了什么事？”

何伯急道：“黄家的儿子上山打猎，一夜未归，今早上有人在村边上看见他，全身都是血，只剩下一口气了。”

水中青道：“何伯你等一下，我去拿药箱。”

水中青跑进房间，打开药箱，发现所剩药品已经不多，向窗外叫道：“应大哥，你那里还有药么？”

影子应道：“在床头的革囊里。”

水中青走进影子的房间，打开了床头的革囊，里面只有很少的几样东西，水中青迅速地捡出了自己为他准备的药包，正要合上，忽然间，一样东西留住了她的目光。

那是一只美丽的玉。即使已经许多年没有看见它，但是，水中青一直确信自己能够在第一眼就认出它，可是现在，她很希望自己是真的认错了。

玉的颜色是温暖的乳白色，有些像月亮的颜色，触手温润，形状如被云掩盖的下弦月，发出柔润的清辉。水中青知道，这玉原有两块，一为新月，一为残月，两块合而为一，就是一轮云朵掩映下的满月——这正是使她家破人亡的明月。新月已随师兄坠入悬崖，残月在她八岁那年送给了那个害得她家破人亡的“影子”。

“影子”，“应大哥”，他们会是一个人吗？十年的时间，她由一个天真的孩子长大成人，当年那个十几岁的少年也必定是改了容颜吧，竟让她与他朝夕相处这么久，还没能认出。

“水大夫，水大夫。”窗外，何伯的呼唤声叫醒了水中青。她迅速地收摄心神。不管怎样，这件事她会仔细地查探。

看着水中青离去的身影，影子的心中，泛起一阵难言的痛楚。他的小女孩真的长大了，即使看到了那个可以揭穿他身份的证物，她依旧可以不动声色。

看着躺在掌心中的残月，影子放纵自己的心，沉溺在往事的回忆中。

那一次，是他出道接的第一件任务。在一夜之间，他杀了河阳陈氏一家八口。

这不是他第一次杀人。血煞门一直以来训练杀手的方式就是叫他们不断地杀人，他是杀死了至少十个师兄才活到了那天，更何况陈氏一族原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那一天，自那些原本就没有什么人性的人身上，他竟看到了人类的感情中光辉的一面。陈虎威一生杀人无数，但是那一天，即使知道的做法于事无补，在明知自己不敌的情况下，他仍是拼了命地护住自己的妻儿，支撑着不肯退后一步。当他的剑刺入陈虎威三岁女儿的咽喉，原本似已没了气息的陈虎威竟一跃而起，悲啸一声，一刀砍在他的胸膛上，在那一瞬间，他看到了那双圆睁的眼中对女儿的爱。

不顾重伤，他逃离了那间染满了血腥的房子，再也不敢回头。

他沿着山路向山里走，深山之中应有他的归宿。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没有人会不问原由地救治一个携带着凶器的陌生人。事实上，他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多年来，每当他必须和自己的师兄弟决一死战的时候，他

都希望死的是自己，那样至少他不必再面对师父冷酷的训练。但是，上天仿佛有意要折磨他，每一次，活下来的都是他。这一次，上天又准备怎样捉弄他？蜷缩在一个隐秘的山谷的石洞里，他在急剧失血的寒冷中睡去。

黑暗中，他不知道自己选择的这个山谷虽然隐秘，却离村落不远，于是，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那一缕阳光。

“圆圆，圆圆你快回来。”八岁的水中青，穿着一身粉绿色衣裳，追逐着自己的爱犬在林间穿行。跑在前面的圆嘟嘟的小花狗似乎在顽皮地捉弄着自己的小主人，时而停下来逗弄她，她一跑近，它就更快地向前跑。不知不觉间，他们跑到了村后一个隐秘的小山谷里。

这个山谷，在村人的传说中是一个闹鬼的禁地。但自从水中青六岁那年误入山谷之后，就发现谷中并没有什么鬼怪，只是路径曲折容易迷路而已，因此，这里就成了她淘气玩耍的秘密天地。

圆圆跑进山谷，径直冲向谷中的岩洞，但是，在洞口，它机警地停下脚步，向着洞中吠叫。

“怎么了，圆圆？”水中青喘息着，圆圆的小脸上有着剧烈运动后的红晕。张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看向洞中蜷缩着的黑色身影：“那是什么？是受伤的野兽吗？”

水中青自幼习医，心肠又软，平时见到林中的动物受伤，总是细心地为它们疗伤，就连凶猛的山猫也不例外。因此，她从小就不怕任何凶猛的动物。此时，她看

着那蜷缩的黑影，以为又是一只受伤的野兽。

影子在昏迷中醒来，他已经忘了时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只知道他很冷，很累，冷得透心蚀骨，累得连眼睛也睁不开。

忽然一只温热的小手落在他的额头，他听见软软的童音：“大哥哥的额头好冰哪，圆圆。”小手在他的身上游移着，声音也在继续，“他伤得好重，我应该去找师兄，好把他带回家去。”

用尽全身的力气，影子终于睁开了眼睛。他先看见岩洞灰暗的洞顶，再将目光移至他的胸前，一个小小的身影正埋头在他的胸前，检视着他的伤口。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只小手在他的肌肤上游移，温暖的感觉随着那只小手注入他冰冷的心田。

一边，胖胖的小花狗叫了几声，胸前的小人儿终于抬起头，紧蹙的眉头在迎向他的目光时展出了可爱的笑容，一时间，昏暗的山洞仿佛洒满了阳光。

影子的心在这盛满了阳光的笑意中从冰冷的世界苏醒，在那一刻，他知道，这个有着灿烂的笑容的小女孩将是自己这灰暗一生中惟一的宝贝，为了这笑容，他会心甘情愿地交付一切。

由于影子的坚持，水中青没有让家人知道影子的存在。幸好她是神医的女儿，自幼传承家学，一身医术虽称不上有多高明，医治外伤的经验却不少。于是，影子就成了她第一个真正的病“人”。每天，她都会趁爹爹和

师兄忙碌的时候，悄悄地溜出来探望她的“病人”。而影子自从能够起身开始，就每天坐在洞口等待她的到来。

“大哥哥，你又不听话了。”水中青稚嫩的声音传来。她穿了一件红色的衣衫，绑着两只包包髻，匆匆地跑来，身后还跟着她的忠实伙伴——小狗圆圆。

影子看着她红红的脸上故作气愤的表情。他贪恋这样的温暖，她的气愤中透着浓浓的关怀，因此，他有时会故意不听她的吩咐，然后看着她装出小大人的模样来教训他。

气他的无动于衷，水中青板起了小脸：“如果你现在不回去乖乖地躺下，我的礼物就不送给你了。”

昨天，是水中青的生日，当她知道他没有家人，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的时候，就慎重地决定让他和她分享同一个生日，还说要在今天补送一份礼物给他。她的承诺，让几乎已经忘记了什么是期待的影子一直期待到现在。于是，影子乖乖地回到了洞中，躺在铺得软软的茅草上。

看着大哥哥乖乖地听话了，水中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她曲膝跪坐在影子的身边，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东西，塞到影子的手中：“送你的，生日礼物。”

影子张开手，就看到一钩云朵掩映下的残月在他的手中闪着柔润的光。

“这个叫残月，是爹爹在我出生时就挂在我的脖子上的。爹爹说，戴着它可以避邪，还说它会给主人带

来好运。”

“太贵重了。”影子想把它塞回到水中青手中。也许他真的需要好运，但是，他更希望好运永远伴着她。

“不许推辞，”她娇声地命令，拎起玉上的红绳，系在了他的颈上，“愿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她像是念诗一样念出这句祝福的词句，小小的脸上有着最诚挚的祝愿。

岁岁有今朝？

影子抚着手中的残月，眼中是一片罕见的温柔。这一生中，他只过过一个生日，并没有“年年有今日”，但是，他已经很满足了。

再过不久，就该是“他们的”生日了，这一次的生日，他将为她准备一件特别的“礼物”。

水中青沉重的脚步走在小村中的土路上。刚才，救治重伤的人不允许她分心旁顾，她下意识地不去想那块残月的事，但是此时，她的心又沉重起来。

小院中很安静，不知何时，影子已悄悄离去，水中青走进影子的房间，只看见桌上一封留书：

青弟：

这段时间，蒙你百般照料，我心中感激无限，但心中总有一件事不吐不快。我并非普通的落魄江湖人，而是近年来横行江湖的血煞门的第一杀手。青弟救我时，我实是因事反出师门，才会身受重伤。我知道自己一身

血腥，难容于世人，不敢连累青弟，因此离开。青弟的恩德，我会永铭于心。此去我将到武陵山中归隐，他日青弟有事，尽可相约，赴汤蹈火，亦不敢辞。临别之际，无物相赠，只有这玉 为昔年所得，转赠于弟，聊表寸心。

信纸悄悄地从水中青的手中滑落，她茫然地拾起桌上的残月 ，残月 依然散发着柔润的光彩。玉虽有灵，毕竟不懂人语，而孩提时真诚的关怀和礼物，也早已烟消云散。

泪悄悄地从她的脸颊上滑下。

马蹄声声，曲少凌飞马而来，一跃下马，急急地唤道：“青弟，青弟你在哪里。”

曲少凌的声音唤醒了水中青，她急忙擦干泪水，一边高声应答，一边将书信和残月 收入怀中，走出房门。

曲少凌一见水中青，急扑上前，拉住她的衣袖向后退去，眼睛还如临大敌的看着影子的房间：“青弟，你没事吧。”

水中青有些不自然地抽回自己的手，有点惊讶地看着曲少凌身后 的一众人物。那绝不只是曲家的护卫，水中青看到其中有几个近年来江湖上新崛起的成名高手。

“我没事，倒是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紧张？”

“你的‘应大哥’呢？”

水中青道：“他已经走了。”

“什么？走了？”

水中青皱一皱眉：“他是个人，他想走自然就走了。”

曲少凌激动地抓住水中青的肩：“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是血煞门的第一杀手——影子！”

水中青不悦地甩开他的手：“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时候？”

“刚刚。”

“知道你还让他走？”

“那我该怎么做？”

“至少该留他下来，再通知我带人来。”

“来抓他吗？”水中青的嘴角闪过一抹嘲讽的笑意，“他有冒犯过你吗？”

曲少凌有些恼怒：“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就算没有冒犯过我，我也应该抓他，为无辜死在他剑下的人报仇。”

“是么？他只是一个为钱卖命的人，你要报仇，该去找那些花钱买命的人吧。”她的目光掠过人群中的几张脸，“你又怎么知道那些买命的人中没有所谓的名门正派？”她转身走进屋内。

曲少凌愣住了。他的世界中，一向只有正派和邪派之分，水中青的话让他茫然了。

05

武陵山中

水中青站在简朴的小院之前。

这里是她的故居，她八岁之前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

过的。那时候，爹爹和师兄都非常疼她，虽然没有母亲的照顾，她的生活仍是非常幸福的，而这一切的幸福都在那个夜晚毁于一旦。

离开了义父义母家以后，水中青曾经回来过。那时，她面对的是一片废墟，倒塌的屋宇间，蔓草丛生，看起来已与荒山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当年她荡秋千的大树依然葱绿。爹爹的坟墓和师兄的衣冠冢意外的并没有显得十分荒芜，想来是好心的村人感念爹爹的仁心仁术而常来照料。

现在，并肩而立的两座坟墓依然被照顾得很好，而荒芜的院落也恢复了旧时的模样。一正两厢的四合院落干净整齐，连树上的秋千都还是从前的样子，能使人误以为这里一直有人居住。但是，这个温馨的小院带给此时的水中青的，只有锥心刺骨的痛。这熟悉的地方，仿佛又将她带回了十年前那个恐怖的夜晚。

八岁的水中青静静地扒着饭。今天，她去看那个山洞中的大哥哥的时候，大哥哥已经不见了。一想到他居然不告而别，水中青就很生气。

“青青，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就在水中青想得出神的时候，坐在身边的师兄开口问道。“哼！你不守信用悄悄溜走，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气愤的水中青决定“出卖”那个不守信用的讨厌鬼。她才一抬头，一件黑乎乎的东西砸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还没等她看清那是什么，她已经被爹爹一把推入师

兄的怀中。

“快，凤梧，带着青青走。”

“师父，你……”

“快走，千万别让明月落入这些人手中。”爹爹的声音透着慌张。

水中青终于从师兄的怀中抬起头来，面对的竟然是一张染满了鲜血的脸，这张狰狞可怖的脸在以后的三年中常常出现在水中青的梦境之中。

那是一个刚刚被人割下来的人头！

水中青大声地尖叫。

“嘿嘿嘿……”阴冷的笑声中，身着血色衣衫的血煞门主走进小小的厅堂。

一直快活地在水中青脚下钻来钻去的圆圆像是感应到了危险的到来，大声地吠叫着扑向血煞门主。血煞门主只是冷冷地叫道：“影子。”

一条白影从血煞门主的背后闪出，不过一眨眼间，一只苍白的手就扣住了圆圆的脖子，将它提到了空中。

圆圆的叫声中断在一声喉骨碎裂的响声里，鲜红的血从它的口中流在那只苍白的手上。

水中青怔愣地看着那双熟悉的，但此时却异常冷酷的眼睛，看着他甩掉圆圆的尸体，看着他从怀中掏出一条白色的丝巾擦手，看着染着圆圆的血的丝巾飘落……

水中青握紧了手中的剑。

从村中人的口中，水中青知道，住在这里的人正是

影子。

他为什么要回到这里？那段天真无知的时光对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疑问，水中青已不愿深究。站在小院前，往事历历在目。水中青知道，这一次，无论如何，她都必须为爹爹和师兄报仇。但是，为什么她的心中竟有一丝异样的、连她自己也捉摸不透的感觉。

曲少凌曾经告诉他，影子的武功很高，她不是他的对手。但那又怎样，她会用自己的方式为他们报仇。

抬头望不远处的山岭，他就在那里等着她。

十年恩怨，今天终于可以了结。

影子站在月光下的高崖上。这里，正是昔年他追杀徐凤梧和水中青的地方。徐凤梧在这里坠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水中青也在这里被他打成重伤。依稀间，他仿佛又看见年幼的水中青那双愤恨的眼睛。然而，又有谁知道他心中的苦痛？

今天的水中青就站在他的对面，年轻的眼中没有他所渴望的阳光。是什么挡住了那阳光？是仇恨的乌云吧，那么，当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时，仇恨将会被他带走，那时，阳光一定会重新回到她的眼中。

影子转过身，看着远山，缓缓说道：“这里是我生命中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如果不是有那一段经历，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水中青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星光照着远山近树，一切的景物在星光下都只剩下

了模糊的剪影。

面前的他依然英姿挺拔，颀长的身材站在高崖的顶端，仿佛顶天立地一般，夜风吹拂起他的衣衫，衣袂飘飘似要随风飞去。

苍白的手握住剑柄，软剑温柔地围绕在她的腰间。剑泛着微弱的光泽，甚至不带一丝一毫杀气，握在手中，似是握着一缕发丝，柔润、光滑。

名剑“青丝”，是他送给她的礼物，然而他绝不会想到，这温柔的礼物，有一天会刺进他的胸膛。剑长八尺，灵矫如龙，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三尺，此时她出手，绝代的高手在毫无防备之下也难逃一死。

水中青暗暗地计算着自己该如何出手。

“青青？”低低的呼唤响起，声音异于以往的冰冷，加入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

但是，她并没有察觉到，只因为她等待的机会已经到了。

这世上，没有真正可以一心二用的人，任何人在同时做两件事时，都不可能太专心，所以说话一定会影响一个人的反应能力。

在听到那声呼唤的同时，“青丝”如有生命般亮出剑锋，无声无息地刺向他的腰侧。

如果他闪避，就会自动凑上剑锋，如果他不动，这一剑却不会致命。但是，任何一个武者在感觉到剑锋到来的同时，都会有本能的反应，而她赌的就是这种本能。

他没有向侧面闪避，当剑到来的时候，他忽然转回身，于是，原本刺向他腰侧的剑，就从他的胸腹之间对穿而过。

感受到温热的鲜血飞溅到手上的时候，她看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从那双深邃如午夜星空的眼中，她看到了温柔——

那是痴恋的温柔。

星光下，水中青第一次看到了影子的笑容。

仿佛是猛然间从梦中惊醒，水中青忆起了他刚刚的呼唤。

“你叫我什么？”水中青开口时，发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青青，不是吗？”他嘴角微扬，脸上的线条刹那间柔和下来，放任爱怜和宠溺在他的目光中泛滥。

一时间，仿佛是某个环节忽然解开，许许多多的片断在她的脑中串联起来。

“是你！都是你！救我下山的人，给义父义母带钱的人，教我武功的人，每一个都是你！在流浪江湖时我就知道义父义母没有儿子，他们瞒住了我，可是，我真的没想到会是你！为什么？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影子抬起冰冷的手，轻轻地拭去她脸上的泪水，轻柔地道：“我这样做，可不是为了让你哭的。你知道吗？从小，我在血煞门长大，生活在黑暗和互相残杀之中，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过阳光。但是，你出现了。你

那么可爱，那么真诚地关心着我，甚至连护身的残月都肯送给我。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发誓，你将是我一生中惟一的宝贝，为了你，我会付出一切。”

“可是，师父逼着我，我不得不跟着他去你家。我逼死了你的师兄，因为他若不坠崖，新月不会失踪，师父就会注意到你并没有被我杀死，我也不会有机会借着寻找你师兄尸首的机会送你走。我知道这样做你会恨我，但是，我成功地保护了你。你恨我，想报仇，我就教你武功。可是我知道你决不会是师父的对手，所以我就先下手为强，灭了血煞门。再见到你的时候，我想让你知道真相，可是有人要杀你，我必须保护你。”

“那一次逛市集，我就是去杀那个会威胁到你的人的。他死了，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地死了。现在，你终于报仇了，你开心吗？”

水中青的泪如泉涌般落下。她从不知道，在她为了仇恨而努力习武时，他一直陪在她的身边。“别哭。”影子的气息逐渐地微弱，“我做这些可不是要让你哭的。我好希望你能像小时候一样快乐无忧，可是我也知道，你的快乐是我亲手打碎了的，我好恨我自己。你听我说，我知道曲少凌很喜欢你，他是个可以依靠终身的人，他会疼你的。”

他的手慢慢地握住了腹前的剑峰，郑重地道：“青青，你愿意在我死前答应我一件事么？”

水中青抽噎着只是点头。

影子道：“我要你答应我，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要好好地活下去，要活得平静、幸福。”

他猛然向后一退，“青丝”自他的身体内抽出，带起了漫天血花，点点染上水中青的衣襟。

影子向后急退，转眼间，已退到山崖的尽头，他仰面向下跌下，山谷间回荡着他最后的一句话：“答应我，你要让自己好好地活下去，要活得平静、幸福。”

夜风在轻轻地吹拂，撩动着水中青的衣角。影子已经消失了，如果不是洒落在她衣襟上和地上的鲜血作证，影子仿佛从未存在过。

恐惧从水中青的内心泉涌而上。多年来，这恐惧一直深埋在她的心底：爹爹走了、师兄走了、义父义母也离开了她，现在，连分不清是亲人还是仇人的他也走了，一时间，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孤独的自己。仇是报了，水中青却觉得自己存在的意义仿佛也忽然消失了。她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又该怎样生活。她的思绪就胶着在这样的恐惧和迷惑里，忘了自己身处何地。

曲少凌看到水中青时，她就站在那山崖上，衣襟染血，手中握着剑，微蹙着眉，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对他的呼唤完全无知无觉。

“青弟，青弟？”

水中青不动，眼神只停留在影子消失的地方。

曲少凌抿一抿唇，一指向她的睡穴点下。水中青应手而倒在他的怀中。也就是在这时，她头上的帽子滑落

下来，一头青丝直泻而下。

曲少凌愣住了。

江南 曲氏别院

曲少凌烦躁地挥舞着手中的长剑。

两天来，水中青一直睡着，让曲少凌十分担心。他不知道那天在那悬崖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了解水中青与影子之间的恩怨。一直以来，他都没有看出水中青其实是女儿身，只是单纯地被男儿身份的水中青吸引着，即使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还是不由自主地陷了下去。现在，水中青的女儿身份被揭穿，“应大哥”又被证实是天下人所痛恨的血煞门第一杀手“影子”，这些无疑给了他更多的希望和信心。但是，水中青的情况又让他十分担心。

离开武陵山已经整整两个月了，水中青大部分时间都在沉睡着，即使醒来，人也是痴痴呆呆的，好像对周围的一切都没了反应。联想到在小村中她和影子同行同住，宛如一家人的亲密，他的想法就不由自主地偏向另一面。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从那山崖上的情景来判断，影子似乎出了事，而她是因此而伤心成痴的吗？”

“难道，他们已经……”

各式各样的念头折磨着曲少凌，而来自那些“江湖

同道”的压力更是将他逼到了疯狂的边缘。

“公子，五虎门的掌门带着弟子求见。”传话的童仆不敢抬头看曲少凌的脸，这些天来，他的脾气暴躁得令人害怕。

“不见。”曲少凌烦躁地挥手打发走仆人。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每一天都会来求见，而他们的目的，竟是想从水中青身上得到传说中血煞门积聚的大量财富，还美其名曰为搜查血煞门的余孽。哼！一群见利忘义之徒。

“公子，水姑娘醒了。”

曲少凌闻言收剑，急急地走向水中青居住的厢房。

水中青早已穿戴整齐，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任丫头为她梳妆。两个月来，她一直是这样无知无觉地任人摆布，仿佛成了一具没有心的玩偶娃娃。

曲少凌走进房间时，看见的就是这样的情景：水中青半垂着头，专注的目光凝注在睡梦中也不曾离开的残月上，小手紧紧地攥住它，仿佛那是世界上惟一的珍宝。

曲少凌压下心中的浓浓醋意，挥手驱离了丫鬟，站在水中青面前，抬起了她的下颌。水中青的眼中，阳光已不在，她的目光是漫无焦距的，仿佛根本没有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曲少凌。

嫉妒在曲少凌的心中发酵，激起了他的怒意，他发狠似的去抢夺水中青手中的玉，掷到了墙角边。水中青仿佛是从梦中惊醒，急忙跳下椅子，想要扑过去拾回

它，但是，曲少凌挡住了她。

曲少凌的眼中燃烧着火焰，极度的失意和嫉妒燃烧着他的理智。看到水中青的眼睛只是盯着那块玉，他的怒火燃到了最高点。

他是那样地爱着她，即使在以为她是男儿身的时候，不伦的阴影也丝毫不能减损他对她的爱意。他为了她，冒着生命危险去挑战影子，为了她顶住各大门派的压力，坚称她与影子毫无关系，为她忍受着家人和朋友的责难，但是，在她的心中，她非但比不上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卑贱杀手，甚至连“他”送给她的“定情之物”都比不上，这让他情何以堪。

曲少凌摇晃着水中青，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般嘶吼：“看着我，你为什么不看我！我就这样不值你一顾吗？影子已经死了！死了！！你这样痴痴地想他又有什么用！”

水中青仍是无言，对他的粗暴没有一丝反应，眼睛仍是定定地盯着躺在墙角的残月。

愤怒和伤心冲决了理性的堤坝，他突然抱住了水中青，绝望地低语：“得不到你的心，得到你的人也好。”

“嘶”的一声，水中青的半边衣襟落在地上。裂帛的声音惊醒了水中青，她茫然地收回目光，看着历来对她温柔以待的曲少凌。

曲少凌没有注意到她的反应，他的手粗鲁地拉扯着水中青的衣衫，嘴也啃咬上水中青的肩头，却不知泪已流出他紧闭的眼帘。

水中青大骇，在神志模糊中本能地击出了一掌，令毫无防备的曲少凌飞撞在墙上，又重重地摔落在地面。

曲少凌抬起头，惊愕地看着水中青，她的衣襟散落，露出了内衣和雪白的肩颈，原本就没有绑紧的头发散垂在肩上，脸上是柔弱无依的惊恐表情，曲少凌的理智恢复了。

“你杀了我吧。”沁着血丝的嘴角扬起一抹凄凉，他缓缓地闭上眼睛，沉入黑暗之中。

看着重伤昏迷的曲少凌，水中青终于完全清醒。随手拉过一件衣衫披在身上，将一颗丹药塞入他的口中，她拾起残月，悄悄地离去。

走在夜风中，湿湿凉凉的感觉滑下脸颊，水中青看着手中温润的残月，她知道，那颀长挺拔的身影已经深印在她的心中，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在那段短短相聚的时光中，她的心在她的人还一无所觉的时候，就已经交付给了他。

是什么时候爱上他的？也许是他不顾重伤的身体而保护她的时候，也许是他拖着伤势未愈的身体帮她砍柴的时候，也许是他为她端来那一碗药的时候。但是，无论是什么时候，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她发觉的时候，他已经深入到她的生命之中，再也抛不下。

他早已知道了曲少凌对她的感觉了吧，所以才会那样决然地抛下她。是什么样的情意，能够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为她的未来做好计划。但是，他一定没有料

到她会上他，是呵，连她自己都没有料到呢，就在不知不觉间，她的心已经深深地陷了下去。

心好痛。为什么每一个疼她的人最终都会离她而去？先是爹爹和师兄，再是义父义母，现在则是他。

终于只剩下她孤单一人，而她却必须要好好地活下去，只因为她已经答应了他。

至于曲少凌，她并不怪他的冲动。失去了影子，让她明白失去所爱的痛苦，她能够原谅他的行为，但是，为他也为自己，她不会再和他来往。

她会找一个陌生的地方安顿下来，用自己的一身医术养活自己，从此忘了江湖，忘了仇恨，安心地做一个平凡的大夫。

她会过得平静而幸福。

06

金城是湘鄂交界处的一个小城，由于地处两省交通要道之间，来往商旅众多，因此还称得上繁华。在金城中，最有名的店铺有两家，一个是城里的招财客栈，因其菜好价高而闻名，一个是城西的仁义堂药铺，以其济贫救苦，大夫医术高超而闻名。

仁义堂的老板，是一年前才来到金城的水中青大夫，他年仅二十，医术不凡，最难得的是仁心仁术，在金城行医不过一年，便以其高超的医术和乐善好施的义行闻名金城。而今天，又是水大夫每月一次的义诊时间，此时仁义堂的大门前拥满了四乡里慕名而来的患者。

“大夫，我最近总是吃不下饭，胸口闷得很。”衣衫褴褛的老妇满脸苦相。

“大婶，您别急，等我给您把把脉。”年轻的大夫专注地为老妇诊脉。他微微地侧着脸，午间温暖的阳光斜照在他的脸上，一双眼微眯着，专注的神情使得他平凡的容貌像是突然增加了一抹特殊的光辉，显现出一种特别的魅力。而就诊者中，立刻有几双眼睛停留在他的脸上，再也挪不开视线。

忽然外面一阵喧嚷，门被匆匆推开，一个粗鲁的大嗓门儿叫道：“水大夫，救命呀！”

被众人抬进来的担架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水中青放下老妇的手腕，急忙上前，吩咐将那男子放在一旁的诊视床上，细细地察看男子的伤势。

伤者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子，脸上被血迹染得斑斑点点，但仍可看出，他的脸上没有伤痕，只是被血迹溅上了，但是，从他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淡淡的青色。水中青神色一凛，且不去看他其余部位的伤势，径自将手搭在他的腕上，眉微微地聚拢，转过身，水中青迅速地打开针盒，一口气在他的身上连插了二三十枚金针，才稍稍舒了一口气。

夜凉如水，仁义堂后院不大的中庭间，生长着一株老梅，虬曲的枝干间绿意盎然。树下的石几上，摆着几样精致的小菜和一壶酒。水中青独坐把盏，一双晶亮的眼睛，悠然地透过梅枝的缝隙望着天上的一轮圆月。

匆匆之间，已经过了三年。

三年前的水中青，在离开了曲氏别院以后，只是茫茫然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然后，她遇上了一个倒卧在路边的老婆婆，医者的仁心令她上前救助，这使她意识到，她可以凭借她的医术，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宁的环境，于是她开始开设医馆。

只是，一个单身的女人开设医馆谋生实在是很引人注目，不断有各种各样的男人来打扰她。虽然这些人中，不乏真心对她好的人，但是，古井无波的水中青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受任何人。于是，在一年前，不堪其扰的水中青离开了她原本栖居的小镇，女扮男装来到了金城。

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算不算得上是幸福，但是，她一直过得很平静。她不再接近任何有关于江湖的事，也努力地不再去想过去的恩恩怨怨，经历了那些风风雨雨之后，她只想一个人平平静静地过下去。

但是今夜，烦躁的情绪抓住了她。

她很清楚，今天救下的那个浑身浴血的年轻人是一个江湖人，而按照一般江湖人的行事方式，她是不是还能完全地置身事外？

最糟糕的是，他正是江南曲家的人。

如果让曲少凌再见到她，她的日子还能够过得平静吗？

希望还能。

星光照着远山近树，一切的景物在星光下都只剩下

了模糊的剪影。

面前的他依然英姿挺拔，颀长的身材站在高崖的顶端，仿佛顶天立地一般，夜风吹拂起他的衣衫，衣袂飘飘仿佛要随风飞去。

苍白的手握住剑柄，软剑温柔地围绕在她的腰间。剑泛着微弱的光泽，甚至不带一丝一毫杀气，握在手中，似是握着一缕发丝，柔润、光滑。

这就是名剑“青丝”，是他送给她的礼物，他说只有这种温柔的武器才和她相配。

然而他绝不会想到，这温柔的礼物，有一天会刺进他的胸膛。

剑长八尺，灵矫如龙，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三尺，此时她出手，绝代的高手在毫无防备之下也难逃一死。但是她知道，他是不同的，只因为对危险的防范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

“青青？”低低的呼唤响起，声音异于以往的冰冷，加入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

但是，她并没有察觉到，只因为她等待的机会已经到了。

这世上，没有真正可以一心二用的人，任何人在同时做两件事时，都不可能太专心，所以，说话一定会影响一个人的反应能力。

在听到那声呼唤的同时，“青丝”如有生命般亮出剑锋，无声无息地刺向他的腰侧。

如果他闪避，就会自动凑上剑锋，如果他不动，这一剑却不会致命。但是，任何一个武者在感觉到剑锋到来的同时，都会有本能的反应，而她赌的就是这种本能。

他没有向侧面闪避，当剑到来的时候，他忽然转回身，于是，原本刺向他腰侧的剑，就从他的胸腹之间对穿而过。

感受到温热的鲜血飞溅到手上的时候，她看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从那双深邃如午夜星空的眼中，她看到了温柔，那是痴恋的温柔。

猛然间睁开眼睛，水中青有片刻间的恍惚。血温热的感觉仿佛还留在她的手上，一个低沉的声音轻柔地回响：“答应我，你要让自己好好地活下去，要活得平静、幸福。”

湿湿凉凉的感觉滑下她的脸颊。

有多久不曾做这样的梦？她不记得了，在平静的生活中，她以为她早已忘记了过去，然而，现在她了解到，原来那段过去一直深埋在她的记忆之中，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天渐渐地亮了。

今天，仁义堂的生意较为清淡，水中青坐在廊下，检视着山民们一早送来的药草。她微低着头，专注进行着自己的工作，金色的阳光笼罩着她，她仿佛也是一个发光体，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曲少凌走进小院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

不由自主地，他的目光中多了一抹柔和的光彩。

听见了脚步声，水中青放下手中正在整理的药材，慢慢地站起身，平平静静地面对曲少凌点头示意道：“曲公子，好久不见了。”

即使惊异于她的平静和淡漠，曲少凌也掩饰得很好，他向水中青抱拳行礼道：“水先生，好久不见，一向安康？”

水中青冷冷道：“曲公子是来寻自己的部属的吧，”她一指作为病房用的厢房，道，“贵介平安无事，请。”看她的态度，竟是摆明了逐客之意。

曲少凌却丝毫不在意水中青的态度，向身后的随从吩咐了一句，便向水中青走来，柔和地笑道：“老朋友许久不见，不叙叙别情，至少也该谈谈近况。”

水中青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道：“你我之间，又有什么别情好叙？我的近况又与你何干！”

曲少凌的笑容有一点苦涩，喃喃道：“你这又是何必。你若还为那件事怪我，就不必埋在心里，这些年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未曾掩藏过自己的行踪，我这条命，随时等你来取。”他的眼睛看着水中青，目光中闪动着迷蒙。

水中青没有回话，她似乎不想再对曲少凌有什么回应，径自弯下腰，继续检视手边的药材。

“我们此行要去巫山明月山庄，”曲少凌审视着水中青的表情，“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他看着水中青不变的冷漠，缓缓地道，“据说，明月庄出现了一位医道高

手，而且，他会配制疗伤圣药回春丹。”

水中青的表情未变，但是眼中却迅速地闪过一抹异样的光芒。

“回春丹”，那正是水中青家传的继命灵丹。

长江奔腾东流。逆水而上，有三峡的绮丽风光，而巫山巫峡，又以其风光秀丽而闻名，从古至今，有多少传说为其增色。

明月山庄，倚山而建，建筑采小巧精致之风，但是占地极广，亭台楼阁鳞次栉比，掩映在林木之中，若隐若现。所有人都知道，在人迹鲜少涉足的深山之中，兴建这样一座宏伟的庄园，主人一定不是平凡之辈。

明月山庄，是江湖和商场上的一则传奇：三年前，庄主徐凤梧斥巨资兴建明月山庄，短短三年内，在商场上立足并发展壮大，如今已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商家。而且，徐凤梧武功高强，长袖善舞，其崛起的过程中，更结交了无数江湖上的大人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有钱有势是最好的保护，既然明月山庄有钱有势又不算盛气凌人，主人的神秘来历自然就不会有人不怕死地去追究了。

水中青站在明月山庄门前，仰视着装饰精美的斗拱飞檐，和门楣上烫金的匾额：“明月清辉”。

明月山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来往的宾客笑容满面，今天是明月山庄庄主的新婚之喜，与明月山庄有来

往的商家和江湖人士，纷纷前来祝贺，一时间门庭若市。

水中青随着道贺的人流，慢慢地踱进庄内。

穿过广阔的庭院，大厅前已经挤满了观礼的人，一片喧嚷。水中青在人群中缓缓穿行，没有多久，就来到了大厅之中，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停下。

厅中，明月山庄庄主徐凤梧高大英挺的身子穿着大红的新郎袍服，笑容满面地应对着众来客，线条分明的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

真的是那张熟悉的脸。

水中青一眼便认出了那张脸。十年的岁月风霜使当年青涩的少年成为一个英挺的男子，但是眉梢眼角，依然有旧日的影子。

他可还是那昔日陪他欢笑，宠溺他的师兄？

徐凤梧注意到了注视着自己的目光，虽然今天就是自己的大日子，所有人的焦点都在自己身上，但是，他还是感受到了那特别的注视。正当他想回身看看时，礼官洪亮的声音响起，吉时到了。“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水中青的目光越过新人的伏拜下的头顶，看到了桌上的神主牌位，其中一个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故先师水涛之灵位”，一时间，她失神了。

在“夫妻交拜”的高呼中，新郎新娘起身，转向对方，曲身……

水中青忽然觉得有人在她的腰际一托，竟身不由主

地向上跃起。

一个身影忽然越过众人头顶，跌向新郎。

众人的惊呼声中，徐凤梧身形一挺，护在新娘面前，伸手一搭一牵，跌过来的身影毫无反抗地转了两个圈，斜楞地跌向一边的桌子。

头巾飞扬，一头黑瀑般的青丝直泻而下。现在，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看到，那一身灰衣的书生，竟是一个身材纤细的女子。

徐凤梧脱口惊呼：“师妹！”

水中青没有回应徐凤梧的呼唤，她一站直身子，就匆忙地向四周寻找着。

她的武功是影子亲传，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一流的高手。即使是在拥挤的人流之中，想要在瞬间制住她并将她抛出来，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高手做得到的事。更何况一直以来，她虽然女扮男装，但是，她还是对男人的近身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而厅中的客人多为男子，是什么人竟能在她毫无所觉的时候来到她的身边？

没有，在人群中，没有她要寻找的目标。

“师妹，青青？”徐凤梧激动地叫着水中青。

水中青忽然意识到了徐凤梧的存在，她回过头来，四目相望，十三年的阻隔让他们彼此之间竟不知该做些什么反应。

水中青和徐凤梧对坐在中庭的花阴下。

徐凤梧在两人的杯中倒满清茶，抬头看着对面的水

中青。水中青仍是一袭灰色长袍的男装打扮，但是，徐凤梧却清楚地看到她的眼中流转的光芒。从小，他就知道，自己无法拒绝那样的目光。“我以为……”两人同时开口，又同时停下，互相对望，不变的默契融化了十年分离的生疏，他们同时微笑起来。

“我以为你早已不在了，”徐凤梧的语音中带着明显的愧疚，“那样的情势下，我想不到你还能活下来。那个白衣少年的武功实在惊人，你还那么小……”

水中青的眼帘垂下，掩住眼中的痛苦，听着他继续说下去。

原来，十三年前徐凤梧坠崖之后，幸运地落入了崖下的深潭之中，得以不死。他自幼勤勉练功，武功并不差，因此虽然受了一掌，伤势却并不十分严重。他挣扎着走出深山，却已因不辨方向而离开水家所在的山村很远。在他因伤昏迷的时候，被北方的一位姓韩的武林前辈所救。等他能够回水家的时候，水家早已不复存在。他找不到年幼的师妹，认为她未能逃脱虎口，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匆匆地祭拜了水涛的墓，就跟着那位前辈回到了北方。等到他再出道时，已是血煞门灭门之后。

“我和月明相处多年，有了感情，我又以为你已不在，才应下月明的婚事。”

看着徐凤梧愧疚的神色，水中青柔和地笑了：“师兄，其实你不必对我们的婚约感到困扰。十几年沧桑，物是人非，你固然有了自己的意中人，又怎知我没有呢？”

徐凤梧惊喜道：“青青，你也有了意中人么？”

水中青道：“他只是现在不在我身边罢了。”

徐凤梧道：“那你可曾成亲？”

水中青点头道：“已经成亲了。”

徐凤梧笑道：“几时让我见一见，你我虽已无婚约在身，我终究还是你的师兄，该当关心的。”

水中青道：“好，几时我带来给你见见。”惊喜中的徐凤梧并没有发现水中青眼中一抹深深的悲哀。

“哼！”清风中，忽然传来一声轻哼，徐凤梧和水中青同时站起，徐凤梧一步站到水中青面前，向树丛中抱拳道：“哪位朋友光降，请现身一叙。”树丛晃了几晃，一个人缓步而出。

一个身着青袍的瘦削男子从树丛间走出。

徐凤梧戒备地挡在水中青面前，抱拳施礼：“阁下是谁？为何深夜驾临？”

青袍客却不看他，只是盯着水中青，冷冷道：“你就是水中青？”

水中青安抚地拍了拍全身戒备的徐凤梧的肩，越过他，镇静地面对着陌生的来客：“我就是，请问有何赐教。”

青袍客的眼扫过徐凤梧：“我还以为能让他心心念念的女子会是人间绝色，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

水中青对他的无礼听而不闻，只是淡淡地道：“阁下深夜闯进来，就是来评论我的长相的么？”

青袍客道：“我只是想来看看，那个令影子甘心死在

你的手上的‘理由’是不是还真的活得好好的。”

“这又与你何干？”

“当然有关，师兄弟二十年，我只想知道他死的究竟值不值得。”

水中青道：“原来你就是九幽客谢九幽。”

他们的话令徐凤梧震惊。

水中青道：“那时，我并不知道师兄还活着。”

谢九幽道：“所以他就该死，不管他为你做过些什么都不重要，只因为他是一名杀手，只因为他天生命贱。而他死后，你也可以一样心安理得地和你的师兄双宿双飞。”

水中青直视谢九幽的目光，冷冷道：“你今天究竟是来做什么？来为他报仇么？”

“报仇？”谢九幽冷笑，“不，我不会，我只是为他不平。你可知道那个傻子为了你做了多少事？他将你悄悄地藏起来，给你安定的成长环境，教你武功，为了你，他杀了同门的两个师兄弟，只因为他们发现了你的存在，如果不是他也知道我的秘密，连我也会因为知情而死在他的剑下。他为了让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他易容改扮，去做苦力，去卖字画，他为了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总是拼命地接任务，然后尽快地完成任务，余下的时间，就去为你忙碌……”

他忽然住了口，因为水中青已转身而去，冷淡的语音飘来：“你怎么知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快乐

的？”

一时间，谢九幽也因她的话而愣住了。

“他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

他不知道，因为影子向来不是一个会将情绪显露在脸上的人。但是，他却知道，影子是心甘情愿地为她做那一切的，只有在专著地为她做事的时候，他的身上才会有生气。

徐凤梧疑惑的目光在水中青和谢九幽之间不断地转来转去。他们的话让他疑惑。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这个血煞门的杀手与水中青之间，除了仇恨，还会有什么样的瓜葛？

看见了徐凤梧疑惑的目光，水中青知道自己必须对师兄解释，但是，此时，她实在不知该如何解释。

已经过了三年，她一直以为自己已经能平静地面对每一件与影子有关的事。但是，谢九幽所诉说的影子为她所做的事，却仍是在她的心中掀起了一阵阵狂涛。时隔三年，她知道影子在她的记忆中并没有淡去，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她的心底越刻越深。

不想再面对谢九幽责难的目光和师兄的疑惑，水中青一言不发地转身而去。

她的步伐还是很从容，仿佛根本未因那番话受到任何影响，但是，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她是在逃避。此刻，她只想快一点逃离别人的目光，独自平息心中急涌而上的感情。

有谁会想到，当年未能宣之于口的感情，在她以为自己已将其遗忘的三年内，竟只是被深深地藏在了心底，一旦搅动，就会发现，它非但未能淡化，反而愈加浓烈。

07

红烛高照

韩月明定定地凝视着不断凝聚的烛泪。这是他们的新房，原本现在她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新娘，但是此时，只有她一个人孤独地待在这新房中。

整整十年啊！自从当年和父亲在武陵山中救起重伤的徐凤梧，她的一缕情思就缠绕在他的身上。他坚持寻找自己的师妹，为此谢绝了她父亲的提亲，那时她有多伤心，伤心即使求为妾亦不可得。但是，对他的爱意却从未有一刻动摇过。不顾自己已过婚嫁之龄，她执意地等他，终于等来了好梦成真的一天，然而，他的师妹却在这时候出现了。

想起在允婚的时候他的话：“月明，我知道这一生我对不起你。但是，师父将师妹交托给我，他日若是师妹尚在人世，只要她没有嫁人，我还是要负起责任的。”

那时她是这样回答的：“若你我成亲前你找回师妹，我无话可说，若成亲后你找回你师妹，我也愿意退而为妾。”

句句交谈，言犹在耳，又有谁知道，她的心中有多痛。现在，她出现了，那么，自己又算是什么呢？

不如归去。

她站起身，含着一抹凄凉的笑意，一一捻熄了烛火。是她没有这福分，她不能再强留。在黑暗中，她静静地抚着新房中的件件摆饰，泪不停地流。

天快要亮了吧，她该离开了。

她提起行囊，悄悄地离开了明月山庄。

天已经快要亮了，远山近树都显出了淡青色的轮廓，微微的雾气笼罩着它们，显现出一种朦胧的美丽。但是，韩月明没有心情欣赏晨光，她知道每走一步，自己就离心上人远了一步，也许今生今世再不能见面。晨风吹拂中，她的泪不曾干过。

“瞧瞧这是哪里来的小美人，是谁惹你哭了？”一道轻薄的声音就在她的面前响起，也惊醒了她沉醉在悲伤中的思绪。

“谁！”她的手悄悄地伸向腰间的药囊。

雾气中，显现出一个男子的身影，他缓缓地走向韩月明：“长得还不赖，倒让我有点不忍心杀你了。不如你……”

没等他站定，韩月明已经以极快的手法向他撒下一把毒粉。但是，那男子在此刻显现出不凡的武功造诣，在闪身避过韩月明的毒粉的时候，他手指间一颗小小的石子也脱手而出，正中韩月明的大穴，韩月明应声而倒。

男子走上前，邪笑着看着倒在地上的韩月明：“小美人，怎么这样迫不及待？”他伸出手，抓向韩月明的衣

襟。

一只雪亮的银镖不知从何处飞来，擦过男子的手臂，正中韩月明的胸前。韩月明只觉得胸前一阵麻痒，眼前一黑便昏了过去。昏迷前，她清清楚楚地看到那男子惨白无一丝血色的脸。

男子抬起头，赔笑道：“我只是说着玩儿的，你别生气。”

只见林间踱出一个穿着一身样式奇特黑衣的女子，冷着一张脸走上前，一言不发地推开那男子，弯下腰从韩月明的怀中取出一样东西，转身就走。男子连头也不敢回，急急地跟了上去。

“咚咚咚”……急骤的敲门声惊醒了刚刚入睡的水中青，她急忙披衣起床，打开房门。

门外，焦急的徐凤梧一步跨入水中青的房门，急急道：“青青，你快来。”说着，顾不得水中青衣衫不整，拉着她的手便向新房跑去。

进入新房，只见满室都是喜庆的红色，在铺着吉庆的锦褥的龙凤床上，一身素白衣服的韩月明气息微弱地躺在红色的锦被中，惨白的脸色在红色的映衬下显得毫无生气。

一见伤患眉宇间一道不易察觉的淡淡青气，水中青顾不得发问，急速上前，先将她的衣袖挽起，一边诊查她脉相，一边忙不迭地下了一大串命令。一时间，只见屋内伺候的下人穿梭着忙了起来。徐凤梧不安地看着水

中青沉重的脸色。他虽是与水中青师出同门，但是却是个毫无学医资质的人，学了十几年，连最基本的草药都分不清，就连师门的圣药回春丹，也是他强记药方，由通晓医理的韩月明炼制的。此刻，看着昏迷不醒的韩月明，他不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自责。

水中青在韩月明的胸前隔衣下了几针，护住了她的心脉，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徐凤梧缓缓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一大早，徐凤梧就梳洗完毕了。其实，他昨晚根本没睡。在水中青转身而去之后，谢九幽也迅速离去。他原想到新房中去，但是天已四更，想到自己终究没有和韩月明拜完堂，还算不得夫妻，又估计此时月明已经睡了，于是他就到书房中躺了一会儿，准备天亮了再去向韩月明解释。

换上韩月明亲手为他缝制的新袍子，徐凤梧拉开房门，却见韩月明的贴身丫鬟红梅急急地向着他跑来，带来了韩月明失踪的消息。

徐凤梧看到了韩月明的留书，断定她是只身回明月谷去，急忙叫人备马追赶。出庄不远的山路上，就发现了倒在地上的韩月明。她的胸前插着一只形状奇特的银镖。

“她的情况究竟怎样？”此时，徐凤梧最关心的还是韩月明的伤势。

“她中的是一种罕见的苗疆奇毒，我已经用金针封

住了她的心脉，短时间内没什么大碍。”水中青尽量含蓄地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查清伤她的人因何而来。如果那些人是冲着明月山庄来的，毫无武功的她就是最危险的一个。”

“那些人因何而来？”

“我想他们不会是真的为了她身上的财物而远从苗疆来到这里。”水中青分析着，“如果说是一些强盗碰巧遇上她也不可能。明月山庄地处偏僻，谁又知道她将外出？更何况，身怀这样奇毒的人只要走在江湖之中，就绝不是无名之辈。这个人，一定是有备而来。”

“难道，他会是为了明月 而来。”徐凤梧突然道，“师父当年给我的新月 我转赠给了月明，但是刚才我为她检查伤口时，并没有看到那块新月 。”

“明月 ？”水中青苦笑，“宝物不祥，果然不错。”

她转向徐凤梧道：“月明姐姐的毒伤我还需要研究一下。如果那些人真是为明月 而来，就必定对我们的关系知道一些。他们拿走了月明姐姐的新月 ，必定还会来找残月 。那时我们若捉住他们的人，也许就可以拿到解药救月明姐姐了。”

徐凤梧闻言精神一振，道：“好，我这就去布置。既要防他们再来，也要防他们只是随意抢劫，总之一定要抓住他，拿到解药。”

一声令下，全庄戒备。

当晚，水中青坐在窗前，抚着手中的残月 。

明月 是她的父亲水涛在少年时行医江湖无意中得到的。它是由新月 和残月 组成的，分开来时，是两弯弦月，合起来时，就是云朵掩映下的满月。父亲爱它的精巧，将它拆开来，作为自己和师兄自幼定亲的信物，谁知正是它，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现在，又因它使韩月明身中奇毒昏迷不醒，今后，它还会连累多少人无辜丧命？

夜色中，忽然响起一阵阴冷诡秘的笑声。水中青收起手中的残月 ，身形一动，从窗中飘出窗外。

月光黯淡，静谧的夜色中毫无动静。水中青警觉地感应着四周的气息。

明月山庄中佣仆不多，武功较高的也只有她和徐凤梧两人。此时，徐凤梧正在另一座院落中守着韩月明，这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暗暗地扣紧了手中的暗器。

“月夜赏景，水姑娘好雅的兴致。”

随着话音，幽灵般的人影出现在她的面前。男子如鬼魅般的脸上，一双黯沉的眼睛中闪着阴森的光。

水中青不为所动，只是静立着。

男子伸出一只手，新月 在他的手中闪着温润的光：

“明月 应是成双的，把你的残月 交出来吧。”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给你？”

“凭我手中有那位未来的徐夫人的解药。”他的另一只手张开，手中是一个淡绿色的小玉瓶。

“明月 对你们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十几年来，水中青始终疑惑为什么普普通通的玉 会有人来争夺。

“你不必知道，只要交给我就是。”

“先把解药拿来。”水中青伸出手。

那男子一声阴笑，手指一弹，玉瓶飞向水中青。

水中青见他这样轻易的交出解药，本能地意识到那瓶中一定有古怪，身子一侧，闪开玉瓶，同时也发出了手中的暗器。一蓬细小的银针直射向那人。就在她发出暗器的同时，那个小小的玉瓶已经在空中爆裂，一团淡淡的青烟罩住了水中青。但是，转眼间，水中青已从那一团青烟中穿出，软剑“青丝”在呼吸之间已经向那人连攻了十几剑。

那人没想到水中青的反应如此迅速，还在为自己的得手欢欣时，一团银光已经到了面前。纵使他闪避得快，左肩上还是着了三四枚银针。而此时，水中青的剑也已到了他的面前。一时间，竟将他逼得手忙脚乱。

原来，水中青和徐凤梧根据种种迹象判断，伤了韩月明的人必是为明月 而来，他们伤了韩月明，又不杀她，应该是想以她的毒伤逼他们拿出残月 。想来，明月 既能引起数次的血腥事件，其中必有缘故，只怕对方不会乖乖地奉上解药，说不定还想杀他们灭口，这样，即便他们不惜交出残月 ，也得不到解药，因此，两人决定，分头行事，尽量捉住他们中的重要人物或使用自己的独门毒药，来迫使对方交出解药。

此时，水中青由对方的行动中知道，今日他们果然并不是来交解药的，因此先下手为强，以自己调配的毒药煨制的银针先伤了对方。她是名医之后，精通医理，熟悉药性，要配出一两种毒药来，原就不是难事。

水中青神速的反应与不凡的武功造诣显然出乎来人的意料之外。那人只觉得肩上的伤口微微一痒，随即便毫无知觉，心里大惊，再加上水中青凌厉的剑法，一时之间，也将那人逼得手忙脚乱。急忙扯出一柄乌光沉沉的吴钩剑来迎战，一边发出几声尖锐的长啸。

水中青听见他的啸声，心里暗暗着急。刚才她强行穿越了那人撒下的毒粉，原是为了争取时间，确保那人在出乎预料的情况下必中自己的暗器。但是她毕竟行走江湖的时间较短，缺乏临敌的经验，又仗恃自己精通医术，竟低估了对方施毒的本领。在她穿越那一团毒烟时，因闭住气息，没有吸入毒烟，但是，细小的毒粉已经沾附在她的衣衫上，她一动手，毒粉随着她的举手投足飞扬起来，终究还是让她吸入了少许。见识到了那毒粉的霸道，水中青知道，那柄乌沉沉的吴钩上，只怕也是煨了毒的。

这时，两个人都有顾忌，一时间成了僵持的局面。

忽然，水中青听见新房的方向传来一声惊叫，那声惊叫听来恐惧之极，正是徐凤梧的声音。

水中青心中微微一惊，手下慢了一慢。

那男人的武功原就在水中青之上，临敌经验更远远

高于水中青，此时见水中青分神，手中吴钩一紧，数招以后，已经抢占了上风。幸而他中毒在先，虽然抢了上风，水中青也尽可以抵敌得住。

激斗之中，忽然听见一个焦急的声音由远而近，说的却是一种水中青听不懂的语言。那声音来得好快，倏地已经到了身边。水中青从激斗中看去，只见一个身材曼妙的女子穿着一身奇异的服装。那女子显然是男子的同伴，男子见到女子的身影，大声地叫了一句什么，只见女子的手一扬，水中青只觉得一股甜香扑鼻，激斗之中来不及闭气，一阵目眩，急急攻出几剑，逼退对手，自己也连退了几步，一直退到了廊下。男子见水中青中毒，叫了一声“好”，那女子却似乎对水中青的中毒不倒感到有些奇怪，惊讶地“咦”了一声。

在对敌之前，水中青早有准备。她见韩月明身中奇毒，已经知道对方擅长用毒，因此事先让徐凤梧服下了自己调配的解毒丸以防中毒。但是，解毒丸调配不易，她的身上只剩下一颗而已，因此，她自己只是配制了几味简单的解毒药材。虽是简单的药材，对付一般的毒药绰绰有余。但是，今日她遇到的是使毒的大行家，解药虽然延缓了毒性的发作，但她最终还是中了毒。

水中青努力保持清醒，横剑当胸，等着对方的进攻。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实在是太过轻敌，只怕难以全身而退了。

那男子逼上两步，阴笑道：“你还是赶快把残月交

出来吧。”说着，一只手抓向水中青。水中青背倚廊柱，退无可退，不由运起全身的功力，准备作最后一搏。

夜空之中，忽然一声清啸，只见一道身影快如闪电，直袭向那男子的后背。

倏忽间，形势突变。男子听见兵刃劈风的声音，知道背后的攻击来势迅疾，倘不躲闪，自己虽可以杀了水中青，但是背后的利刃也会在同时刺穿自己的背心。他本能地急速向侧面闪去，虽是闪开了背后的攻击，自己还是挨了一掌，跌下阶梯，摔得十分狼狈。

那黑衣女子见半路上杀出的人竟然一招就逼退了自己的同伴，惟恐他伤害同伴，急忙抢上一步，对那人撒出毒粉。满以为那人会应声而倒，谁知他只是挥一挥手，那一蓬毒粉竟都倒卷了回来。跌到阶下的男子此时已经一跃而起。他是一个久经战阵的人，反应比常人快得多。从刚刚那一招，他已经知道，即使他没有受伤，来人的功力只怕也不在他之下，此时自己身中不知名的毒，同伴虽擅施毒，武功却不高，而那人却似乎不怕什么毒，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便宜好占，因此一跃而上，拖住黑衣女子向外逃逸。

水中青本来准备在最后一击中使出杀手。她的武功与徐凤梧在伯仲之间，那男子如没有中毒在先，她不会是他的对手，因此，她准备先杀了那男子，徐凤梧服了解毒丸，不怕那女子的毒，就还有机会。但是，她准备好的同归于尽的招数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刹那之间，情

势逆转，一道山岳般挺拔的身影，已经护在了她的面前。

恍惚之中，水中青笑了。

那身影是那样的熟悉，纵使以为他早已消失，但她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他，没有丝毫的疑虑。

他出现了。不管出现的是活生生的人还是一缕飘荡的魂魄，她知道，他会保护她。

她的身体慢慢地顺着廊柱滑下，在闭上眼睛之前，她看到一双满溢着温柔的眼睛，感觉到一双冰冷的手扶住自己。

他的手好冰啊！他是来接自己的鬼魂吗？

08

“咱们走吧，难道你真的要等她醒来吗？”

谁？是谁在说话？

“她若醒了，你依然是她的仇人，她还会下手杀你。”那声音里有着明显的焦急，“你就那么想死在她的手中心么？”

是谁？那个声音说的是谁？是他么？

“我的这条命早就是她的，三年前如此，三年后亦然，别忘了我是为什么出来的。”

那声音好冷淡。不，他不是对她说话。每一个梦里的他都很温柔。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你的胸口还留着她的剑痕，这还不够吗？”

那个焦急的声音继续说着，声音也渐渐拔高：“你为

什么从不为自己想一想！为什么要那样死心塌地！她都能狠心地一剑刺穿你的胸膛，为什么你还要第二次把自己送到她的剑尖上？”

谁？是谁那样狠心？

“小声点，你会吵到她了。”那个冷淡的声音依然没有任何波动，“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她有危险。”

危险吗？曲少凌曾说她不该单独找他，会有危险。但是，谁又知道他会那样做？

柔润如青丝的剑从他的胸腹之间对穿而过，温热的血飞溅到她的手上，在他的如深邃夜空的眼中，她看见了痴恋的温柔。

“不！”水中青惊叫一声，猛然惊醒。

室内烛光黯淡，却摇曳着一种淡淡的温柔。在温柔的烛光中，水中青又看见了那双眼睛。

眼睛，明澈深邃，蕴着全然的温柔，水中青只觉得仿佛被一片温暖的海水包围着，全然忘记了世上所有的纷扰。这一刻，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是爱着他的，而他对她的爱，更比海深，虽然他们谁也没有说出口，但是那样的感情，又何必说出来，只要他们彼此知道就够了。是的，只要他们彼此知道就够了。纵使还有血海深仇横亘在他们之间，纵使他们最终还是要天人永隔，但是，有了彼此的爱，无论怎样的人生都是快乐的。

水中青的手抚上了那张清俊的脸。历经三年的时光，他比三年前更加成熟了，只是他的脸庞有些清瘦，脸色

也有些不健康的苍白。

水中青慢慢地绽开一抹灿烂的笑：“你回来了。”

坐在她床头的人，正是三年之前应该已死在她的剑下的影子。

影子看着她灿烂的笑。

他曾设想过许许多多她再见到他的反应，却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平静，没有惊疑，没有愤恨，没有伤心，只是这样灿烂地笑着。他静坐着，任水中青的手抚过他的眉，他的眼，他苍白无血色的脸颊。

“你还好吗？”他的声音依旧冷淡，但是水中青却听出了那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

“我很好。”水中青垂下手，看向屋中的另外一个人，“这位姑娘是谁？”

站在窗边的，是一位身着红色劲装的少女，一张红润的芙蓉面上，双眉斜飞，为她平添了几许英气，丹凤眼中藏不住的焦灼令水中青十分确定刚才与影子交谈的人一定就是这位姑娘。

“这位是黄莺姑娘，是‘百变毒王’黄老前辈的女儿。”看黄莺似乎并不准备回答，影子代她回答水中青。

“哦？”水中青的眼睛亮了起来。

“百变毒王”是江湖上近三十年来的风云人物之一。据说他原本是书香世家的公子，自幼娇生惯养，纨绔成性。在他二十岁那一年，家中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一夕之间惨遭灭门，他因夜宿青楼才逃过一劫。事后，他

立誓报仇。但是，他已经成年，习武已晚，眼看着报仇无望，谁知因缘巧合，竟让他得到了一位奇人的传授，学会了一身稀奇古怪的下毒功夫。自此，江湖上便多了“百变毒王”这一号人物。多年后，风光一时的“百变毒王”忽然销声匿迹。水中青也没有料到自己竟会见到了“百变毒王”的亲生女儿。

“黄姑娘，你好。”不为对方的冷淡所动，水中青微笑地向她招呼。

黄莺看着她脸上的笑容。她告诉自己，她讨厌这样的笑容，这个相貌平凡的女子就凭着这样的笑容让她的影哥哥对她死心塌地。但是，现在就连她自己也为这样的笑容眩惑了，这一点尤其让她懊恼。她狠狠地白了水中青一眼，轻哼一声，转身就走。

“这孩子。”在影子还不知如何对黄莺任性的反应进行解释的时候，水中青宠溺地轻笑，转向影子，“这孩子想保护你。”

影子一怔，道：“她太小孩子脾气了。”

水中青不置可否，问道：“我师兄呢？他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随着话音，徐凤梧踏入房门。他刻意地不看向影子，只是看着水中青道，“我很好，月明也没有什么大碍。只是累得你又受了伤。”话音中满是愧疚。

“没事就好，”水中青道，“我听见你的叫声，以为出了什么事。”

徐凤梧端过药碗，递给水中青，道：“是这样的……”

原来，那一晚到徐凤梧的房中去的正是那个善于施毒的黑衣女子。徐凤梧因为服了解毒的药丸，普通的毒物全然不惧，而那女子虽擅施毒，武功却平常，只不过三两招之间，已经败在徐凤梧手中。

徐凤梧擒住了那女子，逼她交出解药，谁知那女子却声称将解药放在胸前的衣服里。徐凤梧是至诚君子，当然不能将手伸进人家姑娘的衣服里乱摸，只好解开她的穴道，让她自己拿。那女子乖乖地将手伸进衣襟，却忽然掏出一团东西，向床上昏迷不醒的韩月明抛去。

徐凤梧大惊，急忙伸手拦截。此时，那女子又将几团东西抛向徐凤梧，趁机脱逃而去。

那女子扔出的东西，竟是一条条七彩斑斓的小蛇。

徐凤梧知道，身体越小，颜色越鲜艳的蛇往往越毒。陡然见这么多活的毒蛇，虽是胆大，也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急忙抽出暗藏腰间的短剑斩杀那些毒蛇，却没料想道那一声惊呼竟会使水中青分神，险些遭了对方的暗算。

说了那夜的经历，徐凤梧的眼睛询问地看着水中青。水中青昏迷以后，他曾数次探问影子的身份，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现在，他可是好奇极了。

十几年前，徐凤梧曾和影子见过面，还曾被她击落悬崖。但是，当时是在夜间，又是仓皇逃命之时，他并没有看清影子的形貌，加上十几年已过，影子的容貌和气质都有很大的改变。即使是水中青，三年前初见影子

的真面目，都没有认出他来，又何况是对影子根本就不熟悉的他。

水中青有些为难，她不知道该如何介绍影子。彼此之间的深仇像是一道鸿沟，而她在经历了三年前的失去后，竟不想再看到师兄和影子反目。

“我师兄姓应，”不知何时踏入房门的黄莺忽然开口道，“他和水姑娘是三年前相识的。”

水中青和影子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向黄莺，却见黄莺居然自自然然地接着说：“三年前水姑娘不辞而别，我师兄找了他好久，总算今天给找着了。”

徐凤梧笑了，他似乎完全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向着水中青，用一种了然的口气道：“他该不会就是你愿意成全我和月明的原因吧。”

水中青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笑一笑。影子的脸色却有些发白。

正在这时，一个小丫鬟走进来，轻轻地向徐凤梧道：“庄主，曲大公子求见。”

“曲大公子”四个字入耳动心，一时间，连水中青的脸色都有些变了。

徐凤梧告辞走出去，黄莺竟也说想见一见名满武林的曲少凌，跟着走了出去，房中只剩下水中青和影子，一时间，两人都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想起韩月明，水中青问影子：“黄姑娘既是‘百变毒王’的女儿，她可否解了月明姐姐的毒？”

影子道：“韩姑娘中的是一种罕见的苗疆奇毒，这个想必你也知道。”水中青点一点头，影子继续道：“黄老前辈虽精研毒术，但是也不是什么毒都能解。这种苗疆奇毒的解法并不难，但是药材却不易寻。那需要将苗疆深山中所生的‘往生花’连株采下，煎水服食才可解。但是‘往生花’只产于苗疆，摘下后又不耐久放，必得在半月之内应用才有效，因此我想那施毒的人实际上并没有解药，她是存心要将韩姑娘置于死地。”

听了这话，水中青不由“啊”了一声：“这个人的心肠怎么这样毒辣，无冤无仇的就要置人于死地。”她当然不会知道，那黑衣女子是见同伴对韩月明心生邪念，一时嫉恨才下的毒手。

影子道：“他的手段一向毒辣。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他早已经死了，原来他躲在苗疆。”

水中青一愣，道：“你说谁？”

影子道：“就是那个面色苍白的男子，他是血煞门中的高手，出道比谢九幽还早，他的名字叫做万宗。”

原来，万宗是血煞门主的第二个弟子，入门比谢九幽稍晚，年纪却是师兄弟中最大的。他的武功很强，为人阴狠毒辣，在影子没有出道以前，他是血煞门中的第一杀手。影子出道以后，抢走了他第一杀手的头衔，使万宗十分不满，他曾多次使出各种手段欲除去影子，但是都未能遂愿。后来，他在一次任务中受了重伤后下落不明，血煞门的人一直以为他已经死了，谁知他又会在

这里出现。

“难怪我总觉得他的武功路数和你相近。现在知道了月明姐姐中的是什么毒，却又没有解药，师兄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

看着水中青黯沉下来的脸，影子心中泛起不忍。多年来，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他总是尽力不让水中青受到一点委屈，看着她眉头微蹙的样子，他就会想要为她解决一切烦恼。

“别担心。这里虽然离苗疆不近，但路上若没有耽搁，应该可以赶得及。况且天下万毒各有不同，即令是‘百变毒王’这样的用毒高手也不是所有的毒都能解，你的毒只怕他们也没有本事解，现在双方都有人中毒，他们自会想办法找到‘往生花’来与我们交换解药。你觉得……呃……为什么这样看我？”

水中青微微一笑道：“你的主意很好，我看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有些变了。你从前从不会说这么多话，有这么丰富的表情。”还有，这么自然地把我们连在一起。这最后的一句，水中青把它放在心中，悄悄回味。

难以磨灭的仇恨横亘在他们之间。水中青知道她的感情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但是，她依旧任自己沉沦。这一刻，她记起了影子曾为她做过那么多事，她也想起了她曾对谢九幽说过的那句话。是啊，有谁知道这绝望的付出不会是另一种幸福。

影子也看着水中青。三年不见，她已经不再是十七

岁的青涩少女，此时的她，温暖依旧，但是，眉宇间多了一种成熟的坚强。

她也变了。

明月山庄的大厅中。

徐凤梧和曲少凌互相打量着彼此，都为对方的气势和风采折服。

徐凤梧，高大的身材仿佛可以顶天立地，眉宇之间流露着凛然正气。曲少凌，一身飘逸的儒衫衬出他非凡的风采，举手投足之间自然流露的英气使他不会显得文弱，微微的落寞神情会博得天下女子的关怀。

“可是不包括水中青和我。”跟着徐凤梧进入大厅的黄莺百无聊赖地打了一个哈欠下了结论。黄莺肆无忌惮的哈欠声终于转移了两个男人的注意力，曲少凌首先转向黄莺的方向。

毫无疑问，这是个灵秀的女孩子，即使她正做着不雅的动作，也并不惹人讨厌，只是显得比较率性而为。

“这位姑娘是……”

“呃……这个……”徐凤梧不知所云。从昨晚到现在，他要担心韩月明的身子，又要挂心师妹的毒伤，刚才又忙着探问影子的来历，竟然忘了请教黄莺的姓名。

黄莺朝徐凤梧翻了个白眼，一步跳到曲少凌面前，自我介绍道：“我叫黄莺，”说着还用手做了一个鸟儿拍翅的动作，“我是跟我师兄来的。”她警告地伸出一只手

指，指向曲少凌的鼻尖，“我师兄呢，就是很爱很爱水姐姐的那个‘应公子’，我警告你哦，不许再缠着我的水姐姐，否则的话，我才不管你是什曲大公子曲小公子，一定会毒死你！”说完了话，看也不看两个被她的行为“吓”得目瞪口呆的男人，转身就走。

“我得罪了她吗？”曲少凌问着同样一头雾水的徐凤梧。

“我也不知道。”徐凤梧回以无奈的表情，“但她是我的未婚妻的救星，我不敢得罪她。”两人面面相觑，终于不约而同地笑了。

笑声中，曲少凌看着黄莺走出去的方向。“应公子”？那是谁？

“很爱很爱水姐姐的”，难道是“他”？

水中青的房中。

水中青和影子相对无言。谈完了韩月明的伤势，谈完了万宗的来历，他们好像一时间没有什么话说，又好像有太多的话，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终于，影子开口道：“他不是和你从小定亲么？怎么会成了韩姑娘的未婚夫？”

水中青道：“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我没有料到还能再见到他，他也没有料到我还在这世上。他和月明姐姐两情相悦，又为了我蹉跎多年，我有什么理由横在他们之间？更何况我对师兄的感情只有小时候的兄妹之情，就算勉强成了夫妻，也只是让世上多了一对怨偶罢了。”

她看着影子，微微一笑道，“更何况我答应了你，要让自己过得幸福，又怎么能勉强自己受这样的委屈？”

她的目光仿佛烧灼着影子。影子困难地移开自己的眼神，道：“那么，曲少凌呢？他的人品，家世都不错，更重要的是，他会珍惜你。”

“他是朋友，永远只是朋友，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那么，你……”

水中青打断他的话，道：“我不是弱女子，不需要依靠男人而活。你教了我那么多东西，可以让我活得很好。”她笑一笑，“这三年来我就在金城开了一家药铺，过得平静而幸福。”仿佛找到了话题，水中青缓缓地将她三年来的生活说给影子听。

一时间，影子觉得自己仿佛被带入到水中青的生活之中，三年的分离仿佛从不存在，他们竟是那样的熟悉。

“师兄，吃药喽。”黄莺端着药碗，大声吆喝着闯进房间，打断了水中青的讲述，也将影子拉回了现实。

“吃药？”水中青疑惑地问着，同时也注意到影子避开了她的目光，别开了脸。

黄莺低着头，专注地将手里的托盘放在小几上，再端起药碗，仔细地将药吹凉，仿佛她手中的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完全置影子的眼色和水中青的疑问于不顾，嘴里还在念念有词：“你呀，这么大个人不会照顾自己，每一次吃药还得我三催四请，真是的，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体。那么重的伤，你又死不要命的……啊……”

影子一手抢过药碗，顺手封了她的哑穴。这个丫头，她根本就是故意的。他不敢回头看水中青疑问的眼神，急忙将药一饮而尽，将空碗和托盘放在黄莺手上，忙不迭地推她出门。

水中青看着影子慌张的动作，知道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但是，她不会问他。一直以来，他都在默默地照顾着她，为了她，什么都不顾。但是，他从不会告诉她他都为她做了些什么，即使是付出生命也是一样。这件事与其问他，还不如去问黄莺，刚才黄莺的表现她看得很清楚，她是故意要做给她看的，所以她一定会告诉她为什么一个武功绝顶的高手需要不时的吃药。

门外，被封了哑穴赶出门外的黄莺真想大笑一场。她当然是故意的，从认识影子以来，她就一直在想尽办法要看看他失态的样子，慌张的表情，今天虽然没有完全如愿，但是，总算有一些收获。相信只要她抓住影子师兄的弱点，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如愿的。当然，她这样做还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只不过，天机不可泄漏。

啊，前面曲桥上的那个身着儒衫的人向这里来了，黄莺眼珠一转，急忙迎上前，进行她的伟大事业去也。

曲少凌看着停在他面前的黄莺，彬彬有礼地施礼道：“黄姑娘，你好。”

黄莺举了举手中的托盘，笑着道：“啊哟，曲公子，不好意思，我的手上拿着东西，不能施礼啦。您这是到哪去呀？”

曲少凌看着她灿烂的笑容，一时之间不禁有些迷惑，但是，随即想起了黄莺在大厅中的冷淡和犀利，尤其是她的警告，他暗暗地提高了警觉。

“我听说水姑娘受了伤，想去看看她。”

“哦，是吗？原来曲大公子想去看水姐姐呀，真是不巧，水姐姐刚刚睡了，曲公子你这时候去，只怕不太方便。”

“是么？”曲少凌看着黄莺，淡淡道，“那也没什么，我只是去看看她好不好。”

“这个时候擅闯水姐姐的闺房，有损你曲大公子的名声吧。”黄莺简直有点咬牙切齿了。这个曲苍蝇怎么这么不知趣。

曲少凌看着她眼中一闪而逝的恼怒，心里感到有趣：“彼此江湖儿女，又是老朋友，不用拘泥这些小节。”

“哦，是吗？曲大公子真是豪爽。那我就不打扰您探佳人了，告退。”黄莺转身，暗暗地得意一笑，“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早晚让你知道本姑娘的手段。”

看着她远去的身影，莫名的，曲少凌竟觉得脊背有些发凉。

站在水中青房门前，曲少凌不禁有一丝迟疑。三年前差点失去理智地侵犯了水中青的那一幕，一直是他的梦魇，为此，他常在午夜梦回时体验那种自我痛恨和鄙弃的痛苦。但是，没有改变的仰慕之心却促使他不由自主的想来探视水中青，即使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她的

鄙视和恼恨，但是，只要能见到她就好。

是的，只要能看她一眼，知道她好不好就够了。曲少凌鼓起勇气，抬手准备敲门。

门开了，曲少凌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的目光对上了一张熟悉的脸。

“真的是你！”

阳光下，影子的脸略显苍白，但是，他的神情是坦然的，好像面对的不是随时会拆穿他的身份，让所有人对他兵刃相向的曲少凌，而是一个多年不见并不太熟的朋友。

“进来吧，她在等你。”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他擦过曲少凌身边，走了出去。

看着他从容的背影，曲少凌忽然感觉到安心，将要面对水中青的紧张和潜藏在心底深处的痛楚好像突然变得淡了。

水中青就坐在矮几边，身上穿着灰色的男装，长发只是简单地束起，和三年前相比，仿佛并没有什么改变。

“坐。”她微笑着让座，又为曲少凌倒了一杯茶。

她的笑令曲少凌又有了见到阳光的感觉，仿佛自己心中的阴晦也被驱散了。他走上前，坐在水中青的对面。

“你的伤不要紧吗？”

“没什么，毒伤早被黄姑娘的妙手解了，内伤有应大哥帮我运功疗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曲少凌看着她自然地谈及“应大哥”，不由冲口而出

道：“你还这样叫他？”

“为什么不？”水中青淡淡一笑，“七年不声不响的呵护，三年生死不明的分离，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看不开的。”

“你……会嫁给他么？”明知不该问，但他还是问出了口。

“不，我想不会。毕竟血海深仇仍在，虽然应大哥并没有死，他抚养我长大，又替我灭了血煞门，也算为我报仇。然而，十年来的恩怨却还是横亘在我们之间，尤其是师兄，我们不能总是瞒他，而他又不可能祝福我们，更何况真要谈婚论嫁，我也会觉得对不起我死去的父亲。”

“那你们，怎么办？”

“不怎么办。经历过这么多，婚嫁已经是最末节的东西。我不是弱女子，不必依靠男人而活。他从小没家，也不必为了谁而传宗接代，我们能做一对若即若离的朋友，已经很好了。”

“若是你师兄执意要报仇呢？”不知不觉间，曲少凌似已忘记了自己对水中青的爱慕之心，全心地为他们担心起来。

“我不知道。”水中青的眼中掠过一丝淡淡的哀伤，“但是他既然会再回来，想必心中已经有了准备吧。而我，只要曾经拥有这些，已经足够伴我走过一生。”

她的目光望向敞开的门，在门外的树下，影子背身

而立，背影是那样的挺拔。

是的，她要自己相信，只要拥有这一段回忆，就可以安然地过一生。

真的吗？

看着水中青向外望去的目光，曲少凌知道，这一生中他是不可能进驻水中青的芳心了。是呀，有什么能比毫无计较地付出和全然的生死相许更能够打动人心呢？

“希望会有柳暗花明的一日。”他低低地说出了自己的祝福，心中依然苦涩，但是，已经有了一点开朗的感觉。

曲少凌走出了水中青的房间，来到了影子的身后，面对着那挺拔的背影，他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如果当年他不要那么冲动，如果他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你跟我来。”影子低沉的声音打碎了他的冥想，他转身走向花径深处。

在花丛中，影子停下了脚步，转过身。面对着他的那张清俊的脸，曲少凌不知为什么，竟有一些紧张。

“有什么事么？”

“昨天打伤青青的人，是我的师兄万宗。他的为人阴狠毒辣。而且他已经认出了我。”

曲少凌拧起了眉：“这有什么问题吗？”

“他的武功很高，在青青和她师兄之上，而且他的心机深沉。他知道我和水家的恩怨，一定会加以利用。”

曲少凌拧起了眉：“你是说他在卷土重来之前会设法

拆穿你的身份？”

“正是。”

曲少凌明白了影子的顾虑。万宗一旦拆穿影子的身份，徐凤梧一定会和影子刀剑相向。那时，影子也决不能再留在明月山庄。万宗的武功很高，他的同伴又擅于施毒，在没有影子护持的明月山庄内，他一定可以顺利地抢走明月。

“那你可以在他来的时候不露面。”曲少凌道。

“没有用，他既想说出来，就一定能找到机会。”影子道，“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以为我没有认出他或让他以为我认为他没有认出我。这样，他就会以为是我的失算，而不会防着我的后招。”

“那么，你准备怎么办？”曲少凌问。

影子道：“青青的武功是我教的，万宗并不会比她高明很多。你的剑法和轻功不及青青，但内功自幼扎下根基，并不比万宗差很多。只要你肯学一套我的剑法，你和青青联手，一定能打败万宗。”“你要我学你得剑法？”

“是的，这是最保险的做法。”

“那么，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爱她，会全力保护她。”

曲少凌苦笑：“我的心事真有这样明显吗？而你也真的毫不在意？”

影子只是平静地道：“你的心事如何并不重要，我的感受如何更不重要，她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曲少凌看着他平静的侧脸，一刹那间，他明白了，为什么水中青会说只要有曾经拥有的那些，已经足够伴她走过一生。只因为不管他们的相聚有多么短暂，他都是用他的一生来爱着她的，她是他一生中的全部。而相比之下，自己的爱的确是太轻了。

曲少凌点一点头，道：“好，我会练你的剑法，也会尽我的全力保护她。”

09

徐凤梧看着昏睡中的韩月明。她身上的毒性被黄莺用药暂时压制着，但是，她却一直昏睡着，没有醒来。

“庄主？”一名下人在门外轻轻地叫着。

徐凤梧站起身，来到门前：“什么事？”

“有人送了一张拜帖来。”

“什么？”徐凤梧接过拜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前日承蒙赐教，请赐药与在下，并有要事相商。另，请一见尊友。”徐凤梧沉吟了一下，道，“回复客人，我这就去。另外，着人请水姑娘、黄姑娘和应公子、曲公子一起去前厅。”

明月山庄的大厅上，万宗神色灰败地坐在宽大的椅中，嘴角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站在他身边的黑衣女子脸上则闪着不安。

“花姑，坐下来吧，不用担心。”万宗拍了拍身边的座位，招呼着那女子。

那个叫花姑的女子不安地坐下来，轻声道：“你确定你的做法行得通吗？”

“担心我？”万宗邪佞地笑道，“你放心，我相信我没有认错人，他们一定会如我所愿地反目成仇。”

徐凤梧当先，走进了大厅，在他的身后，跟着面露不安的曲少凌，最后，则是并肩而行，神色平静的影子和水中青。

万宗在花姑的扶持下缓缓地站起身，阴笑着向徐凤梧一抱拳：“徐庄主，尊夫人的身体还好吧？”

徐凤梧冷冷地还了一礼，径自入座，直到众人相继坐定，才道：“二位登门，不知有何贵干？”

万宗道：“徐庄主是个爽快人，在下也就不绕圈子。令师妹的手段很是高明，下的毒竟连花姑也解不了，今天，在下自然是为求药而来。”

徐凤梧道：“这也好说，只是内人的解药还要请这位花姑娘交出来。”

万宗道：“一物换一物，这原是再好也没有的，但是尊夫人的解药要取用却不大方便。”

徐凤梧道：“有什么不方便？”

万宗道：“尊夫人的解药是只生长于苗疆的‘往生草’，必得在采下半月之内服用，否则没有效果，而这种草只有花姑知道它长在哪里，只有她才能够找到，因此，阁下需请令师妹解了我的毒，我才好带着花姑去找尊夫人的解药。”

徐凤梧道：“我又怎知你会守信用？”

万宗道：“你可以请令师妹再下一种不会影响我的功力发挥的毒在我身上，这样，我又怎么敢不回来？更何况，我想要的明月 还有一半在你们身上，你们真以为我会这样放弃么？”

徐凤梧闻言，沉默了一下，向水中青道：“师妹，你觉得如何？”

水中青看了沉默的影子一眼，点头道：“好，就这样办吧。”她从怀中取出装解药的瓷瓶，正欲递给徐凤梧，却被黄莺伸手接了过去。

黄莺一步跳到万宗面前，笑嘻嘻地道：“下毒的事我最有兴趣，不如就由我来吧。”只见她从怀中取出一个颜色殷红如血的小瓶子，将其中发散着清香的乳白色液体小心地倒入解药瓶中，再递给万宗，笑道：“我下的这个毒呢，名字就叫做‘寒山翠’，如果你在二十天内不带回韩姐姐的解药来，它就会让你的皮肤变成雪一样的白色，让你的头发像草一样变成绿颜色，最后全身搔痒，肉从骨头上开始烂掉，我保证你死的时候，身上会像生了小草的土堆一样，这就叫寒山翠，好玩不好玩？”

众人看着她巧笑倩兮地说着这一大串威胁人的话，人人都为她所说的剧毒所震慑，没有人笑得出来。

万宗的额上微微地渗出冷汗，但是，他仍是强作镇定地接过黄莺手上的药瓶，一饮而尽。然后向徐凤梧一拱手，转身就走。

看着万宗转身向外走，曲少凌的心中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抬眼看了看影子和水中青。只见影子低着头，仿佛是老僧入定，而水中青只是看着兀自摇头晃脑得意洋洋的黄莺，脸上平静得看不出一丝情绪。

已走到门前的万宗，忽然停下脚步，转向影子，阴恻恻地笑着道：“影子师弟，多年不见，你的武功更上层楼了。血煞门的师兄弟们可好？”说完，转过头去，走出门外。

一时间，厅内静得连一丝风声也听得见。

徐凤梧睁大了眼睛，迟疑地在水中青和影子之间转来转去。曲少凌蓦地紧张起来，一只抓住椅子扶手的手竟在微微地颤抖。黄莺也从自我陶醉中惊醒，睁大着一双不安的眼睛，在屋中几人身上来回溜转。

影子依然低着头，凝然不动，水中青则将目光沉了下来，避开了徐凤梧炯炯的眼神。

终于，徐凤梧缓缓地道：“有谁能告诉我，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缓缓地站起身，看着垂下眼睛的水中青。

“嘿嘿，这个吗……”黄莺紧张地跨前一步，试图说些什么。

但是，徐凤梧打断了她，直接向着水中青道：“青青，你来告诉我。”

水中青抬起头，目光中盈满了苦涩：“师兄，我……”

徐凤梧厉声道：“说呀，你忘了师父是怎么惨死在血煞门主手中的么？”

“不要为难她。”影子从容地站起来，直视着徐凤梧，“我的确就是血煞门中的第一杀手——影子。”

“你果真是影子？”徐凤梧的一双虎目欲着怒火。

“是。”影子昂然挺立，镇静地应答。

“好，好。”徐凤梧冷厉地道，“原来我姓徐的瞎了眼，竟没有认出十年前差一点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仇人。”

水中青满含悲苦地叫道：“师兄！”

徐凤梧正待出声呵斥，影子已经先开了口，他转向水中青道：“青青，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不会过问我和你师兄之间的事么？”

看着影子对水中青的温言相向，徐凤梧怒焰更炽，猛地拔出悬在腰间的长剑，叫道：“徐某自知武功不是你的对手，你今日就再杀我一次。”长剑如风，直刺向影子。

“应大哥！”“影哥哥！”情急之下，水中青和黄莺齐声惊呼，扑向影子面前。

曲少凌见状，惊呼一声，待要冲上前去，已经来不及。

徐凤梧心中也是大惊，他在盛怒之中出手，已经是施出全力，眼见水中青的身子就在自己面前，竟也已经闪避不开，只能尽力地将剑尖向斜上方略抬，但心中明了，这一剑下去，首当其冲的水中青和黄莺一定非死即伤。

千钧一发，影子双手齐出，左手一推，黄莺娇小的身子斜斜飞出，直接摔进了曲少凌怀中；右手一带，向

前跨出一步，已将水中青护在身后，徐凤梧手中的长剑自他的左肩透入，剑锋自肩后穿出。一切都发生在刹那间，徐凤梧也呆住了，只是怔怔地看着挡在影子面前的两人倏然消失，看着长剑穿透了影子的身体，看着殷红的鲜血沿着剑柄迅速地染红了自己的手和衣袖。

“我既决定现身，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如果这样能减轻我的罪孽，能让你好过一些，那也无所谓，这原就是我欠你和青青的。”

影子清冷的声音依然平静如昔。

水中青站在影子的后方，看着一段剑尖从他的背后透出，看着血染红他的白袍，心里仿佛也被硬生生地掏开了一个大洞，没有流血，却彻骨地痛。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她虽早已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她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承受。现在，她终于知道，她并不能再承受这样的痛。

三年之前，她只是刚刚体会到自己对影子的感情，虽然那时候，恨意在她的心中仍是那样的深，但爱着他，那恨也可以减轻她的痛苦。三年来，她隐居金城，过着平静的日子，恨在她的心中逐渐淡去，而多年来他为她所做的一切却逐渐明晰，竟然在不知不觉中，使她沉浸在他的爱中，使她对他的感情不断地加深，今天的他，只是更爱他，而恨在这三年中，却几乎完全消散。

她是不是太不孝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疼爱她的父亲一定不会希望她过得不快乐。

而他，正是一直用爱包围着她，保护着她的人。

“影哥哥！”黄莺惊叫着扑上来，和水中青一起扶住将要倒地的影子。

影子困难地睁开眼睛，急速的失血和身体原本的虚弱威胁着要夺走他的意识，他只能对水中青微微一笑，急急地向黄莺说道：“阿莺，不许为难他们，一定要治好韩姑娘。”然后就陷入了昏迷。

黄莺转过头，向着徐凤梧大声地叫道：“我恨你，你这个大混蛋！”说罢，艰难地撑起影子的身子，准备离开。

水中青什么都没有说，她迅速地出指，封住了影子伤口周围的大穴，止住喷涌而出的血流。看黄莺试图架起影子，她急忙伸出了手，但是，黄莺推开了她的手。水中青没有生气，只是低低地说：“他需要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

也许是她眼中的焦灼说服了黄莺，她没有拒绝水中青再一次伸出来的手。

看着水中青和黄莺几乎是拖着影子离去的身影，徐凤梧喃喃道：“我真的错了吗？我究竟是错在哪里了？”

焦灼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曲少凌心急如焚。但是，为了影子的叮咛，他必须留下来。看着失神的徐凤梧，他叹了口气，缓缓道：“你我都错在从来都没有看过影子这个人。”

依稀是回到了三年前，水中青看着脸色苍白的影子毫无生气地躺在简陋的床上，不同的是，三年前是他自

己拒绝吃药，拒绝生存，而今天，却是她没有把握让他活下来。

他的伤很重，长剑刺穿了他的身体，虽然没有伤及内腑，但是急速流失的血令他的伤势迅速加重，要想尽快的痊愈，那需要时间和伤者本身的较强的愈合能力。但是，他的身子太虚弱。三年前那几乎夺去他的生命的一剑至今仍未恢复，他的虚弱的身体很难像普通人那样战胜那道伤口。

水中青将脸慢慢的贴近他，他的鼻息很弱，弱得令她担心他能否熬过这山间的寒夜。

明月山庄地址偏僻，据最近的小城尚有一段距离，而他的伤势又不允许他们走远路，因此，她和黄莺落脚在离明月山庄只有六七里路的一间荒废的狩猎小屋里。小屋里有床无被，在夜晚就更显得冷了，重伤昏迷的影子已经在微微地颤抖着。

苦笑一下，水中青脱下身上的外袍，轻轻地躺在影子的身边，再将自己的外袍和影子的外衣一起盖在身上。他们都是练武之人，平时并不会畏冷，所以衣裳都不厚，现在才知有一件厚衣裳的好处。水中青伸出手，环抱住影子的腰身，她不敢运功使影子温暖起来，怕会牵动他的伤势，只能期待自己的体温能够使他温暖起来，至少要支持到黄莺回来的时候。

黄莺小心地潜入明月山庄。

今天他们走的太匆忙，所有的东西都落在庄中。现

在，他们既没有衣被，也没有粮食，疗伤的药物带得也不多，因此，她说服了水中青留下照顾影子，自己只身回到明月山庄来取回要用到的东西。自恃自己是韩月明的救命的希望，黄莺几乎是明目张胆的迷昏了庄中的守卫，潜入庄中。

很顺利地潜入山庄的药库，按照水中青在一块衣摆上开好的药单迅速地抓好了药，再顺手抓过几支一看即知是上品的人参和灵芝，黄莺的手中已经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包袱。

一边走出药库向自己的房间前进，黄莺一边计算着：“还需要拿几件衣裳。影哥哥伤后会畏冷，得拿一条棉被，当然，一点粮食也是必不可少的……啊！”她差一点叫出声来，急忙掩口向四下看了看，还好没人。黄莺敲了敲自己的脑袋，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只有一个人，两只手，别说拿不了这么些东西，就是拿得了，等背上了那么多东西，只怕也上不了明月山庄的护墙了。

当然，她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对山庄里某个重要人物下毒，逼他们送自己出庄。但是这样做一来一定会惹影哥哥和水姐姐生气，二来又可能暴露他们的行踪，只好作罢。

用毒？

灵光一闪，黄莺自觉有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

曲少凌走在花径上。

他刚刚去看过韩月明，也看见了徐凤梧的困惑和自

责。这一段恩怨，他无法判断谁对谁错，但是他知道现在徐凤梧也一定和他一样在担心着水中青他们。

这样的相遇是缘是孽？曲少凌感叹着推开房门。

一团淡淡的烟雾扑面而来，待曲少凌反应过来时，已经吸入了一股甜香。曲少凌迅速击出一掌，身形急退而出。只听见屋内一声闷哼，接着飘出一声淡淡的讥讽：“你的反应很快吗，可惜还是中了我的‘花愁’。”

曲少凌闻言不由松了口气，微愠道：“你怎么对我下毒？”

黄莺跳出屋门道：“不下毒，我怎么能信得过你？”

曲少凌闻言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想他在江湖上声誉极高，今天竟着了一个小姑娘的道，而且还是因为她不信任他。

“你想让我做什么？陪你偷药还是给你送粮食？”

“咦？你怎么知道？”黄莺对他的未卜先知有些惊异。

曲少凌忍住翻白眼的冲动。这个小妮子，真不知道她是聪明还是蠢，这样的情况他随便想一想也会知道。“要还是不要。”他可是很心急的，怎么有时间陪她蘑菇。

黄莺暂时放下了自己心中的疑惑，毕竟还是影哥哥的伤要紧。

现在，屋子里的火已经烧得很旺，影子的身上盖上了厚重的棉被，在喝过一碗药和半碗参汤之后，他终于不再冷得颤抖。

水中青掖好被角，也在火堆边坐了下来。

“他的情况怎样？”曲少凌看着水中青微微纠结的眉，低声问道。

“我不能确定，他的身子太虚弱，旧伤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养，这一次又伤得这样重。”水中青微微一叹：“现在命算是保住了，只是要好起来，还需要长时间的调养。”

她转向黄莺：“阿莺，你能告诉我他上一次被你们救起时的事吗？”

“来了来了。”黄莺的心里一动，知道上次在水中青面前催影子吃药的一幕果然收到了效果，就故作为难道：“可是影哥哥不让我说。”

“这很重要，”水中青郑重地道：“我得知道他的情况，才好对症下药，帮他调养好身子。”

“好吧。”黄莺缓缓地说，“三年前，我和爹爹到武陵山中去采药，在一处绝崖下发现了影哥哥。当时他浑身都是血，但是还有一口气，爹爹就带着他回了我们的‘百毒谷’。爹爹虽然精研毒术，但是只会下毒解毒，并不会治病救人。那时候我们请了好多的大夫给影哥哥诊治，他们虽然都在爹爹的威胁下答应尽力而为，但都说影哥哥伤得太重，已经没救了。”

“爹爹生性倔强，别人说不行，他偏要说行。于是他就用自己惟一知道的救命灵丹‘九转续命丹’吊着影哥哥的一口气。”

“那时，影哥哥的样子好惨，整个人只剩下皮包着

骨。每一次我们喂给他大夫开的药，他都会吐出来，幸好我们的‘九转继命丹’入口即化，味道又像清水一样淡，才没有被他吐出来。清醒的时候，影哥哥就只会说我们要不要救他，昏迷的时候就叫着水姐姐的名字，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水姐姐了。”

“这样拖了半年多，爹爹终于请来了一位神医。神医说他能救活影哥哥，但是现在影哥哥自己不想活，要想一个什么法子让他忘了过去的让他不想活的事才好，否则连神仙也救不了他。于是，爹爹就给他吃了能让人忘记过去的‘忘魂’，又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收了起来。”

“影哥哥终于忘了过去，在那位神医的治疗下慢慢地好了起来，可是以前的那些大夫开的药对他的身子有不好的影响，神医说，虽然他活了下来，武功也能恢复，但是这一辈子都要靠药过日子了。”

“影哥哥能下床走动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了。他的身子很虚弱，武功却很高，虽然不多话，对人却很好。爹爹骗他说他是爹爹的弟子，我的师兄，就叫我照顾他。我跟他学武，他跟我学制毒解毒。那段日子他虽然不见得怎样快乐，常常一个人想些什么，但是，我们真的过得很平静。”

“原本他可以就这样过下去的，但是有一天，我的小弟过生日，爹爹送了他一块雕成新月模样的玉，

小弟弟很高兴，到处拿着玩儿。他看见了那块玉，就什么都想起来啦。他对我们说他要离开百毒谷，但是爹爹又对他下了毒，令他武功全失，他为了能离开，终于将自己的一切说了出来。”

“爹爹知道留不住他了，就让他出来，但是他在谷中住了三年，大家都很喜欢他。爹爹怕他在外面照顾不好自己，就让我跟着出来了。”

黄莺终于说完了，小小的脸上因忆起她的影哥哥昔日所受的苦而泪流满面。小屋内静得只有火焰燃烧的声音。曲少凌别过脸去，掩饰着自己的动容。水中青的眼，自始至终只是盯着火堆，她没有流泪，也没有叹息，谁也不知道她的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

黄莺擦去脸上的泪水，轻轻地靠近了水中青。

“水姐姐，你知道吗？这一路上，影哥哥一直在对我说你有多好。我离开家的时候，爹爹曾经对我说，世上没有永远不解的恩仇，影哥哥既没有真正地杀死你的亲人，又救了你，还为你报了仇，他对你这样好，还抵不过他对你的伤害么？更何况，你的爹爹若真的是个仁心仁术的神医，又疼爱你，他真的希望你杀了影哥哥为他报仇么？他真的愿意让你一生都不快乐么？”

水中青还是没有说什么。她站起身，走到影子的床边，轻轻地为影子整理着被子。

黄莺还想追上去说些什么，但是，曲少凌忽然站起来捂住她的嘴，将她推出了门外。

水中青握住了影子的手，坐在床边，低下头，缓缓地将脸颊贴在他的脸上，晶莹的泪，沿着他的颊边滴到枕上。

“你什么都没有说过。你总是这样，无论为我做了什么都不会说。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你为了让我能好好地生活，曾经去做工，去卖字画；你为了让我实现复仇的愿望，亲自教我武功；你为了不让我在寻仇时受到你那个武功高强的师父和那群师兄弟的伤害，先一步灭了血煞门。你把自己送到我的面前，你甚至把剑亲自送到我的手中让我杀了你。一直以来，你从未想过自己，你只知道我的想法是最重要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也会心疼的。

“这三年来，我虽然努力让自己过得平静而幸福，但是，午夜梦回时，我常常会想起你的一一点一滴，每一次都让我知道我有多么自私，你有多苦。我知道你高傲，可你为了我的生活折损了这分高傲；我知道你是重感情的，即使你那些师兄弟和你的师父对你多么绝情，你还是会因亲手杀了他们而痛苦。我真的值得你这样付出么？”

泪缓缓地流，仿佛要将一切的痛苦都流出。

一只手艰难地抚上了水中青的黑发：“青青，你怎么又哭了？”影子的声音干涩沙哑。

水中青抬起头，泪珠还挂在她的脸上，但是，她的笑容却比阳光还要灿烂：“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听到了一

个很感人的故事，是你的故事。”

影子微微地皱起眉：“是阿莺。我交待过她，不许说的。”

“为什么不说呢？我喜欢听，”水中青握住他的手，让他慢慢地擦去她脸上的泪，“我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宠我，我想感受被你宠溺的幸福。”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幸福。”影子说。

“当然是。”水中青的话语中透露出快乐的信息，“我会努力寻找幸福的，不仅有我的，还有你的。”

影子苦笑：“傻孩子，你忘了么？”

“不，我没忘，但是我知道，爹爹是爱我的，他也是宽容的，他一定不会希望我因为和你分开而不快乐。”水中青再一次将自己的脸靠近影子的脸，直视着他的眼睛，“你既然回来了，我就不会再放开你，这一辈子，我是缠定你了。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活得健健康康的，别忘了你这一辈子要负责给我幸福。”

看着她眼底那一片温暖，没有一丝阴影的暗光，影子有一瞬的眩惑。在此刻，他仿佛又看到了十年前那个穿着红衫，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她是那样的善良，又是那样的——勇敢，那勇敢感染着他，久久，他的嘴角边终于绽出一丝坚决的笑容：“只要是你选的路，无论怎样艰难，我都会陪你一起走。”

“那么，我们现在拥有二十天的时间，你可以从现在开始适应被我缠的感觉了。”

“欢迎你来缠。”影子微笑着，艰难地张开臂膀。

小屋内，两颗心渐渐地靠近；小屋外，静立的两个人许久无语。黄莺的脸上又被泪水占据，曲少凌也感觉到眼眶的湿润。

忽然，黄莺拉住曲少凌的衣袖，悄悄地退了出去，直到走到够远的地方，她才停下来，指着曲少凌的鼻子“恶狠狠”地说：“我警告你哟，不许你再打水姐姐的主意，否则我一定会毒得你又聋又瞎又哑，而且两腿瘫痪一辈子起不了床。”

曲少凌扬起眉：“你觉得他们之间还有我的位置么？”

黄莺笑了：“算你识相。不过你也不用伤心啦，反正天涯处处有芳草，你再找就是。”

曲少凌道：“那么我可不可以请你这株小芳草陪着我这个伤心人去喝两杯庆祝庆祝？”

“好呀好呀。”黄莺高兴地跳起来，“这等喜事，自然不可无酒，只是，这里这么偏僻，我们到哪里去喝？”

曲少凌向她弯下身，故作神秘地低声道：“当然是到……”黄莺看着他，忽然明白，两人同声大叫道，“明月山庄！”

水中青在睡梦中醒来，感觉到一只手臂正环着自己的肩膀，身边的人呼吸平稳，她的身上也感觉到他温暖的体温。轻轻地推开他的手臂，她试图在不惊动影子的

情况下起身，但是，影子的手臂一紧，倏然睁开了眼睛。

“早。”水中青微笑。

“你要去哪里？”影子的声音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我只是去看看阿莺在哪里，顺便去弄一点吃的。”水中青安抚地笑笑。

影子松开了手，看着她走出去，心中还有些许不确定。昨夜的一切，好像是一场虚幻的梦境。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已经知道，他的生命中不会存在光明和温暖的梦想，现在，这一切好像是一场不可能出现的梦。但是，他很清楚这是现实，遗弃了他很久很久的上天终于肯看一看他了。影子的嘴角浮上一丝连他自己也觉得陌生的笑意，现在，他甚至能这样轻松地笑着，而且也学会了企盼，企盼着他能为所有善良的人们接受的一天。

苗疆的深山中，万宗和花姑正跋涉在毫无人迹的森林中。

“呃……”万宗忽然闷哼一声，颓然倒在地上。花姑急忙跑上前抱住他，惊慌地叫道，“你怎么了？”

“没什么。”万宗安抚地说，“只是毒性又犯了。”

“怎么会这样？”花姑一时无措地哭了出来，“那种毒不是要二十天后才会发作的吗？”

“我练的功夫比较特殊，提前催发了毒性。”万宗语音温柔，眼中却闪过一种诡异的神情，可是焦急中的花

姑没有注意到。

“那怎么办？”花姑已经是半点主意也没有了。

“这……”万宗故作迟疑。

“你一定有办法的，是不是？”

“这……这样做不妥的。”万宗似是非常迟疑。

“你说呀，有什么办法？”

“我学过一种功夫，可以将任何毒素逼出体外，但是，一定要有另一个人将毒导入自己的体内才行。”万宗做出一种非常为难的表情，“谁愿意在自己身上吸入毒素呢？”

花姑笑了：“你还有我呀。”

“这怎么行？”万宗露出一副着急的神情，“这样岂不是要让你中毒吗？”

“有什么不可以？”花姑的脸上流露出无怨无悔的爱意，“我的武功低，又不会激发毒素，而且我们一定会找到‘往生草’，换到解药，那还怕什么呢？”

“我是不想冒险。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怎么舍得让你冒险呢？”

花姑因他的话而感动：“知道你对我的心意，我就算死了也是值得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你出了什么事，我也不会独活的，倒不如现在你把毒逼入我的身上，等我们找到‘往生草’，再回去换回解药。”

万宗闻言，感动至深地将她拥在怀中道：“花姑，你对我真是太好了，要我怎么能不爱你呢？”

花姑偎在他怀里，错过了他脸上奸计得逞的笑意。

10

二十天后 明月山庄

明月山庄的大厅里一片沉寂。

徐凤梧坐在主位上。二十天的时间，对他来说似乎有一辈子那么长。这些天来，他担心着韩月明的伤，又记挂着一直没有回来的水中青。在守着昏睡中的韩月明的时候，他常常会想很多事，想着师父的惨死，自己的重伤，也想着师妹和影子之间的痴情。他真的迷惑了，不知究竟该不该放下仇怨，真心地给他们祝福。而现在正面对的是：他们真的能顺利地拿到解药吗？

曲少凌从容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慢条斯理地品着茶。他昨天刚刚去探望过影子，他恢复得虽然慢，但是三天前就已经能够随意地四处走动，这当然该归功于水中青高明的医术和悉心的照顾。想到冷冰冰的影子在看到水中青时露出温柔的笑，他的心中竟也溢满了温暖。

黄莺懒懒地斜倚在敞开的窗前，不时望望窗外，再看看曲少凌，就是没有一刻安静。这几天来，影哥哥坚持要她回到明月山庄，所以她现在才会在这里。影哥哥和水姐姐现在在哪里，应该快来了吧。每一次看到徐凤梧的时候，她都会很生气，气这个不知变通的傻大个儿硬要拆散影哥哥和水姐姐，但是，看着他一天天的沉默和憔悴，她又不由得有些心软。

“启禀庄主，万宗求见。”一位下人前来通报。

徐凤梧看了看曲少凌和黄莺，道：“请他进来。”

曲少凌和黄莺对视一眼，眼中写着相同的疑问：“他们怎么没有回来？”

万宗和花姑并肩走进大厅。

徐凤梧上前一步，略一拱手道：“两位可带回解药了？”

万宗笑道：“徐庄主性子好急，不错，解药的确已经带来了。”

“拿来。”黄莺上前一步，毫不客气地伸出小手。

万宗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玉盒，轻轻打开，只见里面躺着一株还带着泥土的深绿色小草：“黄姑娘可看清楚了，这就是你们要的‘往生草’。”在黄莺伸出手之前，他迅速地收起玉盒，“我要的东西呢？”

“在这里。”黄莺晃着手上的小瓶子。

“我说的是残月。”万宗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说。

“什么？”众人都是一愣。

“你说什么？”花姑扑到万宗身边，不敢相信地叫道，“你究竟在说些什么？”

万宗冷冷地甩开花姑，道：“你不是一直都知道，我想要得到明月么？现在，新月已经在我的手上，我当然要得到残月。”

花姑被他甩退了两步，看着他怔怔地道：“可是我的身上还有她的毒呀。”

“那又与我何干。”万宗无动于衷。

“你说你爱我的。”花姑仍然拒绝相信心上人的无情。

万宗狂笑：“女人！一个爱字就让你什么都愿意做，我为什么不说？”

花姑愣住了，在这一刻，她一直以来的噩梦终于成了现实，但是，她仍然不愿意相信。

万宗不再看她一眼，转向徐凤梧：“想要这解药，就拿残月来换。”

帘后，忽然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没想到你真的练成了那种邪功。”

万宗神色一紧，他已经知道来的是什么人。

大厅侧面的帘幕掀开，水中青扶着影子，出现在厅中。

水中青穿着女装。一袭曳地的素色长裙使她显得优雅出尘，她脸上的表情也是全然地坦然和平静。影子的半个身子靠在她的身上，左手环过她的肩头，他的神色也是一样平静；但是，他的面色是近于透明的白色，就连嘴唇也是毫无血色的苍白，他虽然努力地想要站得更直，但无论谁都能看出，他的身体实在是太虚弱了，随时都可能会倒下去。

万宗看着水中青扶着影子坐下，阴沉沉地道：“你的命还真大，这样的伤竟然还能活到今天。”

厅里的人谁也没有对他的挑衅做出反应。水中青正扶持着影子坐在一张舒服的椅子上，徐凤梧忙着观察水

中青和影子之间的新变化，曲少凌则惊异地看着水中青飘逸的女装扮相，黄莺却高兴于影子和水中青的及时出现。

“你身上的毒，想必都已经传到花姑娘身上去了吧。”在舒舒服服地坐定之后，影子缓缓地向万宗道，“你还是那么无情。”

万宗阴笑：“女人再找就有，绝世武功却得来不易。”

“绝世武功？”

“不错，”万宗的眼睛发出异光，“你只知道师父想得到明月，却从来不去关心他为什么要得到它，可是我却很想知道。五年前，我在一次无意中得知明月是由苗疆流传到中原的，于是就在一次任务中借着重伤之机，假做失踪，实际上到苗疆查探这件事。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给我查到这明月中隐藏着一部苗人祭司代代相传的绝世武功。”

“你对我们说这些，想必是不会让我们活着离开这里了吧。”影子淡淡地道。

“不愧是我的师弟，还是那样了解我。不过，反正他们也不会再对我造成威胁，如果他们乖乖地交出残月，我倒不介意放过他们，但是你——”万宗的嘴角绽开嗜血的笑，“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敌人，我是不会放过你的。”话音未落，他忽然出掌，击向影子。

水中青正在倒茶，徐凤梧等三人距影子都较远，谁也没有想到万宗竟然忽然出手，待到众人惊起时，万宗

鬼魅般的身影已经到了影子的身前。一声闷哼，只见万宗退了一步，影子仍是稳稳地坐着，但是，一口鲜血已经喷在衣襟上。

事发突然，徐凤梧和曲少凌同时断喝一声，抢上前攻向万宗，霎时间三人在厅中撒下一片剑光掌影。

水中青和黄莺上前扶住影子，水中青急忙将几颗自己炼制的丹药喂在影子口中。黄莺看见万宗竟然毫无预警地对一个身受重伤的人出手，打伤了影子，怒火涌上心头，上前两步，叫道：“你们让开。”

徐凤梧和曲少凌正惊异于万宗的武功之高，合他二人之力，竟让对方占了上风。闻言急退，黄莺上前一挥手，一团淡绿的烟雾夹着几支细针射向万宗。

“不可以。”随着一声惊呼，一只手一把拉住黄莺，急向后拖，险险地将她拖离了万宗的掌力笼罩。

万宗狂笑：“小丫头，告诉你吧，我的功夫练成，什么毒都不怕。这还要感谢你，若不是你给我下了那样的剧毒，让我借着逼毒冲破了最后一关，现在又怎么会不怕你的毒呢？”

黄莺的脸也有些发白了。

水中青冷哼道：“你虽不怕毒，但是不见得武功天下第一，我要用武功打败你。曲大哥，‘水中捞月’。”话音未落，八尺“青丝”一展，直卷向万宗的腰部，曲少凌长剑斜斜一划，自下而上直指万宗，霎时间，三人已经斗到了一起，绵密的剑光已完全将万宗笼罩住。

万宗心中不由一惊。他深知自己虽已练成不怕毒的邪功，但是这邪功极耗功力。他的武功并不是特别高，他曾经和水中青交过手，对她的武功略有所知，虽比自己低，但仍有还手余力，而曲少凌的武功他并不了解，此刻见曲少凌的剑法凌厉诡异，隐隐和水中青的招式相和，一时之间自己竟冲不出去，而厅中还有一个和水中青的武功在伯仲之间的徐凤梧，今日的情势显然不利于己，心中转了几转，已经打定了主意。

曲少凌和水中青双剑一合，虽没有配合得毫无破绽，但剑法同一渊源，也有配合之利，一时间，倒也占了上风，两个人心中稍安。

激斗之中，水中青仍是记挂着影子的伤势，忍不住偷眼看去，正见到徐凤梧将一颗自己家传的治内伤颇为灵验的“回春丹”喂入影子口中。见到师兄肯出手照顾影子，水中青不禁心中一喜。

万宗打定了主意，早就留心着水中青和曲少凌的一举一动，此刻见水中青偷眼看影子，知道自己的机会已经来了。只见他双掌忽然一紧，闪电般一连向曲少凌攻出七八掌，硬将曲少凌逼退三步，向外硬冲，待水中青回神阻拦的时候，他已冲出圈外，直奔向影子。

听见身后的惊呼，徐凤梧未及回头，就听声辨位接了对方三掌。虽然他应变极快，但到底是仓促应战，功力又略有不敌，一时之间，也被他逼退。万宗抢到影子身边，随手点了他身上的几处大穴，将他整个人提了起

来，挡在自己身前。

这几下兔起鹘落，呼吸之间，重伤未愈的影子已落在他的手中。

万宗得意地道：“都不要动，你们不想让我杀了他吧。”

四人一时间僵住了。

万宗阴笑：“现在有两样东西在我的手中，你们只有一样可以和我交换的东西。”他看向水中青，“你可以选择，是要解药，还是要人？”

水中青黯然无语。如果是在三年前，甚至是在一个月以前，她会选择解药，因为那时候她以为她的一生能拥有爱的回忆就足够了。但是，二十天的相处让她变得贪心，她不想再守着那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回忆，她想和影子终生厮守，想和他在未来的每一天相伴。这样的选择，实在是太残忍。

徐凤梧的眼睛有些发红。如果是在二十天之前面临这样的状况，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解药，但是现在，他竟也不能决定。

这二十天来，韩月明清醒的时间少之又少，但是，过去十年来，他对韩月明的了解却从未这样深过。不由自主的，他想起了三天之前，韩月明清醒时他们的谈话。

“为什么要这样皱着眉呢？”长时间的昏睡和毒素的折磨让韩月明的双颊瘦得完全凹了下去，但是她的神情却依然那样温柔，一如十年来她对他的温柔，而这样

的她，只让他更觉得亏欠了她。

“我担心青青。不知道她在哪里。”

“你还是不想让他们在一起？”韩月明的声音中含着淡淡的幽怨，是想起了她自己这十年来苦苦等待吧！

徐凤梧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不管怎么说，师父死于血煞门主之手，他是脱不了关系的。看在青青的面上，我可以不找他报仇，但是让他们在一起，我没有这样的心胸。”

“你应该试着接受的。他已经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对青青的感情，如果不是将青青当作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又怎么会为青青做那么多。”韩月明看着他固执地皱眉，幽幽道，“惟有一个真心地爱着另一个人的时候，他才会这样不计任何代价地付出，而且永远无怨无悔。”

徐凤梧转过脸，正视着韩月明憔悴的面容，许久，才愧疚地道：“我明白你的心，我知道你也是这样待我的，而我……”

韩月明微微地笑了：“不，你还是没有明白。这样的感情，是不需要计较谁付出更多的。我想那个影子不会在意青青能回报他多少，对他来说，就算青青再恨他，再怨他也无所谓，只要他爱的人能够活得快乐就够了。”

徐凤梧看着影子镇定的神情，他就是这样想的吗？青青快乐就够了吗？

影子也在看着他们，水中青眼底有着焦灼，她虽然在力持平静，但是，关心则乱，她的脸色已经白了。黄

莺的焦急摆在脸上，她的小手紧握着，恨不得冲上去卡住万宗的脖子，救出她的影哥哥，但是，她却什么都不能做。曲少凌的神情也透出紧张，一双眼中透出的是全然的关心。而徐凤梧，虽然他的神情是平静的，甚至是毫不在乎的，但是，紧抿的双唇却泄漏了他的心事，他至少也是在乎他的。

这就够了。

在他过去二十五年的岁月中，他几乎从未奢望过能被人关心，但是今天，连原本仇恨他的人也正在为他的安危动容，这使他觉得自己一向贫乏的生命丰富起来。他笑了，他的生命中已经拥有了这样多的温暖，他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活下去呢？他没有忘记，他答应了水中青，会给她一生的幸福。万宗看着僵立如石柱的四人，得意地狞笑：“快一点选，如果我失去耐性，说不定会一下子捏碎了他的喉咙。”他做势将一只手放在影子的喉头，“就这样……呃……”他的喉间忽然发出一声怪异的声音，整个人忽然僵硬。

影子收回自己刚刚撞向万宗肋骨的手臂，缓缓地拨开了他钳在自己喉间的手指，缓缓地道：“他们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因为你的人质是我。”他向前跨出了一步，倒在水中青张开的，虽然细瘦却温暖的手臂上，“青青，你又要为我忙了。”

血从万宗的鼻子、眼睛、嘴角甚至是耳朵里流出。他的眼睛大大地睁着，不敢相信地看着从他的手中脱困

的影子。这一刻，他是否在后悔低估了对手？影子的杀手训练，是要让他即使在重伤被人困住的情况下依然杀死对手，完成任务，因此，他们师兄弟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独到的功夫，而影子的穴道，没有任何一个师兄弟能够点到的。这件事，从影子十二岁时他就已经知道，可是今天，就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他竟然忘了。

没有人再看他一眼，每一个人都把目光转移到水中青和影子的身上。

“他的情况怎么样？”第一个开口询问的人竟是徐凤梧。

“伤上加伤，不过没有生命危险，只要好好调养就会好起来的。”水中青的声音沙哑，满含着心痛。

徐凤梧转向黄莺：“黄姑娘，麻烦你去吩咐人打理事青青房间的东西，我们就将他送到那里施治。”再转向曲少凌，“曲兄，麻烦你和我一起抬他过去。”

黄莺早一溜烟地奔向水中青曾住过的厢房，徐凤梧将捡起的玉盒塞到水中青的手中，和曲少凌一起抬起重伤的影子，十分平稳地抬着他走出大厅。

每一个人好像都没有看到大厅中还有一个人在。或者，他们都知道那个人宁可他们都不在。受伤的人若没有十分亲近的人来安慰，他们往往宁可一个人独自舔舐伤口，此时，任何多余的安慰都是另一种伤害。

“为什么每次看见你的时候，都是你重伤的时候呢？”轻轻地抚着影子苍白的脸，水中青低低地说，“你

让我怀疑我是不是只会给你带来厄运。”

“怎么会？”影子的嘴角浮起满足的微笑，“你该知道我有多么庆幸今生能够遇见你。否则，我又怎么会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关心，什么又是牵肠挂肚？”

水中青也笑一笑，道：“你刚才在想什么？”

“我在想，不知道谢师兄在哪里。”他的眼睛垂下来，“以前在血煞门的时候，师兄弟之间从未有过友爱。但是我知道谢师兄是个好人，也正因如此，他是最不被师父喜欢的人。我很庆幸血煞门灭门的时候，他不在门中，否则的话，我一定下不了手。虽然我总认为我做的并没有错，但是，毕竟在一起二十几年，让我亲手杀了他们，我的心里还是很难过。”

水中青握住他的手：“等你的伤好了，我们去拜祭他们。”

“你肯去？”

“为什么不？”水中青的脸上是释然的平静，“人都已经死了，还要计较那么多做什么。更何况你若不去一次，你的心里总是有牵挂的，我不想看着你不快乐。还有，等你的伤好了，你也要陪我拜祭我爹爹。”

“你师兄会让我去吗？”

“会，他已经在试着接受你了，再说，月明姐姐会帮你说话。”水中青向窗外点了点头。

这是一个温暖的冬日的午后，窗子开着，丝丝的凉

风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从他们这里看向外面，正对这明月山庄的花园。百花都已经凋谢了，但是这花园因为有了有情人的温柔软语，并不显得荒凉。韩月明坐在铺了锦毡的雕栏上，任徐凤梧为她披上一件轻裘。她笑着，隔窗和水中青打着招呼，徐凤梧只是抬眼向这边看了一下，就又低下头去为他的爱人仔细地系好裘衣的带子，脸上专注的神情透着温柔。

“春天就要到了吗？”影子在水中青的身后开口，带笑的语音中有着掩不住的渴望。

远远的，黄莺的身影匆匆而来。

“什么事？”

看着黄莺神色有些怪异，徐凤梧拦下了她，水中青和影子也走出了房间。

黄莺怪异地看看水中青和影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那个花姑来了，曲大哥正在厅上接待她。”

“她来做什么。”徐凤梧没好气地咕哝着。对于这个害他的爱人差一点死去的蛇蝎女子，要他全无芥蒂是不可能的。

“她说她怀孕了。”黄莺又蹦出了一句，再看看众人的脸色。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徐凤梧有点火大，水中青和影子对望一眼，也是一头雾水。

“她说她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而万宗是影哥哥杀的，影哥哥又是万宗惟一的师弟，所以，”她不安地瞄

一瞄眉头微微聚拢的影子，终于说出了爆炸性的一句话，
“她要影哥哥负责！”

“什么？”

曲少凌冷眼看着面前的花姑。私心里，他同情花姑的遭遇，但是又对她的盲目地跟着万宗伤害无辜的行径很是反感。

花姑安静地坐着，一直看着自己的手。自从说明了来意之后，她就未曾再抬起头来，整个人仿佛是老僧入定一般。

徐凤梧和韩月明并肩而来，后面是水中青和黄莺扶着伤势未愈的影子。

“花姑娘。”徐凤梧以主人的身份率先打着招呼。虽然恨她伤害了韩月明，但凭心而论，他也同情这个遇人不淑的可怜女子。

“我要影子亲自和我谈。”花姑连头也不抬地给了他一个软钉子。

影子跨前一步道：“我在这里。”

花姑终于抬起头来。一双大眼无神地看着影子。只是几天没见，她的脸瘦得尖尖的，一双眼睛更大更突出，闪着一种异样的光。她忽然直扑上来，跪到了水中青和影子面前，低下头轻轻地道：“求求你们，收留我吧。”

影子见她扑来，本能地退了一步，伸手将水中青拉到自己身后。

但是，看到花姑憔悴的脸，水中青心头一阵不忍，急忙上前去拉花姑的手：“你别……。”

在水中青伸出手的时候，花姑忽然抬起头来，向她诡异地笑了一下。这一笑让影子猛然警觉，手一挥，花姑的身体已经摔了出去，重重地撞上墙壁。

“啊……。”水中青只觉得自己的手上一痛，急忙缩手，手上已经不知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整只手迅速地失去了知觉。

黄莺见状，急忙上前一步，将一颗解毒药丸塞进水中青口中。

“哈哈……。”刚刚还双眼无神的花姑大声狂笑起来，“我终于也让你尝到失去所爱的滋味了。”

看着影子飞速地点住水中青手上的几处大穴，她更加得意洋洋，怨毒的眼睛看着忙乱成一团的人：“没有用的。这是一条来自天竺的异种毒蛇，就算是‘百变毒王’亲身在此，也是无可奈何的，她是死定了。”她的衣袖中滑出一条僵死的红色小蛇，她的声音也渐渐低下来，“谁让你们杀死他，就算他负了我，也只有我能杀他，谁杀了他，我就杀了谁。我……就杀……。”她的声音渐渐消失。

“青青，你觉得怎样？”影子焦急地看着水中青。

水中青晃一晃已经完全麻痹的右手，想要说什么，但是，一阵昏眩，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就昏了过去。

影子和水中青手牵着手，缓缓地走出明月山庄的大门。影子的肩上背着行囊，在他们的身后，徐凤梧扶着韩月明，再后面，是并肩而行的曲少凌和黄莺。黄莺的眼睛红红地看着影子和水中青的背影。

在庄门前，他们停下了脚步。

“回去吧，师兄。月明姐姐的身体还没有好，不适合出来太久。”水中青依然是一脸平静地微笑。“你们，保重。”除了这一句，徐凤梧不知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黄莺已得“百变毒王”的真传，却还是没能解开水中青身上所中的毒，只能依靠自治的药暂时压制毒性。

“青青会没事的。”影子竟然也是一脸平静地向徐凤梧保证着，“我会一直在她的身边照顾她。”他转向曲少凌和黄莺，“曲兄，麻烦你送阿莺回百毒谷了。阿莺，见到师父，告诉他老人家，我很好，以后会回去看他。”

“月明姐姐，我们不能参加你和师兄的婚礼了，记得要留一杯喜酒给我们。”水中青试图冲淡分离的悲伤，但是这一句却让韩月明流下了眼泪。

“走吧。”影子拥住她的肩，向外走。

“等一等。”徐凤梧突然唤住了他们。他从怀里掏出了那块新月，递到了影子的面前：“这块新月是师父在青青六岁那一年交给我的，说是作为我们的定亲信物，现在，它该是属于你的。”

影子郑重地接下了新月。他知道，徐凤梧将它交给他，就代表他已经承认了自己是水中青相伴一生的人：

“我会好好收藏，将来传给我的儿子。”

再转身，影子拥着水中青上马，策马向前。

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黄莺终于忍不住哭了：“都是我不好，要是我的解毒能力再强一点，影哥哥和水姐姐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什么样的结果？”曲少凌安慰地拥住她的肩，“上天是公平的，他们已经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这一次，他们一定会平平安安地回来，并且相守到老。”

“会吗？”

“会！”韩月明向自己的爱人微微一笑，“因为相爱。在相爱的人面前，什么样的磨难都不会压倒他们，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会携手度过。相信我，就算是上天也会为他们之间的深情而感动。”

终 曲

“他们后来有没有找到解药？”两个小小的娃儿围着他们温婉的母亲追问着故事的结局。

“当然，他们找到了解药，也拥有了幸福。”

“那么，他们现在在哪里？”小娃儿锲而不舍地追问。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因为他们决定相伴走天涯，去看看这世界到底有多大。”

“娘……娘……”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大哥、二哥和人家打起来了！”

明月山庄后面的小湖旁，三个男孩打得正热闹。只

见两个十岁左右的双胞胎男孩正在围攻一个比他们要矮上半个头的小男孩。小男孩有着一张极为俊俏的面脸，此时，他正游刃有余地应付着两人的夹攻，嘴里还毫不留情地奚落着对方：“你们两个愣小子，连我也打不过，还妄想和我妹妹玩儿，真是不自量力。”

在他们不远处的草地上，坐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穿一身粉绿色的衣裙，正无聊地看着三人打斗，不时还不给面子地打一个大哈欠。

“住手，住手。”和悦的女音即使是呼喊也没有什么气势，但是双胞胎兄弟还是乖乖地住了手。开玩笑，他们可不想惹娘亲不高兴，那是要被疼娘亲的爹爹惩罚的。

“怎么这么大了还欺负小孩子？”显然，温柔的娘亲认为自己的儿子和比他们小的孩子打架很丢脸，而且还是两个打一个。

还没等两兄弟答话，那个小男孩却先开了口：“夫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严肃地说，“我今年八岁，爹爹说我已经大到能够保护妹妹了。”

“钧儿，你又惹事了么？”温和悦耳的男声传来。温柔的娘亲转过身，她的眼睛忽然湿润了。她看见了一双相依相偎的人儿，那双盛满了阳光的眼睛正在对她笑着。

“月明姐姐，你还好么？”

